THE CASTLE OF OTRANTO

奥特兰托堡

贺拉斯·沃波尔◎著

李光玉 李嘉兴 孟豪妹 洪晓静◎译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CASTLE OF OTRANTO

奥特兰托堡

贺拉斯·沃波尔◎著

李光玉 李嘉兴 孟豪姝 洪晓静◎译



版权信息

书名:奥特兰托堡·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英]贺拉斯·华尔浦尔

译者:李光玉 孟豪妹 李嘉兴 洪晓静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贺拉斯·华尔浦尔。英国小说家。父亲罗伯特曾任首相，他本人袭封为奥福德伯爵。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730至1741年，由格雷陪伴同游大陆。1741至1767年任议员，1747年在伦敦附近筑哥特式城堡，并创办印刷所，自印作品，格雷的一些诗作也由他刊印。他的著作极多，包括有关绘画和雕刻、版画的著作及大量书信。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书信集(1732～1797)包括有关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丰富材料，并以其优美的散文风格著称。

作品简介

《奥特兰多城堡》诞生于1764年，作者是贺拉斯·华尔浦尔。这篇小说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哥特小说。小说表现出对中世纪的缅怀，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对主观想象的追求。开拓新的题材，发掘“怪诞”的审美价值，解放为理性束缚的想象力，探索哥特小说的写作技巧。《奥特兰多城堡》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对18世纪后半叶及以后的小说、影视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奥特兰托堡
第一版序

这部作品被发现于英格兰北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图书馆。作品于1529年在那不勒斯用哥特式黑体字印制成书。写作耗时多久不得而知。主体事件如人们对基督教的黑暗时期的了解，但人物的言行举止无半分野蛮之处，是纯粹的意大利风格。

如果写作时间离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远，那应该是在1095年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到1243年之间、1243年或之后不久。我们无法从作品中找到其他线索来推测故事的年代背景；人物的姓名明显是虚构的，且很可能是有意隐去的；不过仆人们使用西班牙名字表明作品写作之时，艾拉戈尼亚王已在那不勒斯登基，使得西班牙名字在那个国家流行起来。作品措辞优美，字里行间热情洋溢（虽自觉中肯，但也是一家之言），我以为成文时间或许比猜想的要早一些。意大利当时正处于文学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文学作品驱散了迷信对人们的禁锢，而革新者正对迷信展开猛烈攻击。因此也有可能是一位狡猾的牧师，想对改革者们敞开胸怀，竭尽全力地化身为作家，好坚定民众对那些古老迷信和错误观点的信心。如果作者的意图果真如此，那么他的一定会留下痕迹。这样的一部作品应该能收服一百个粗野的心灵，超过一半从路德时期到现在所写的有关争论的书籍。

这样解释作者的动机全凭猜测。不管作者究竟有何目的，他的想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今这部作品只供大众娱乐。即便如此，作品本身并非无抱憾之处。现在仅仅为了渲染浪漫色彩，就会让奇迹、幻象、巫术、梦境和他超自然的现象大量充斥于文学作品中。但作者写作此书时则不然；至少这种情况在故事发生之时要少得多。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人们对各种奇事深信不疑，因此就算是作家也想不到随着时间流逝将出现多少变化。他本该把这些都删去，他自己不见得相信，但他必须让作品中的人物相信。

如果能谅解这股奇幻之风，读者们看罢此书绝不会认为浪费了时间。书中叙述的事情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人物也与设定的地位处境相符。行文措辞无夸大、明喻、溢美、离题之言或不必要的描写。每一个

情节都直指灾祸，不把书看完，读者绝不能把心放下。片段的衔接遵循戏剧的原则。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很生动，对他们命运的安排更是匠心独运。恐惧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它让故事永远平淡不了；同时又夹带着些怜悯，两相对比，引人入胜，心绪随情节起起落落。

读者可能认为仆人的角色微不足道；但除了衬托主要人物以外，作者对次要人物的设计也颇有技巧。正是他们发现了许多对故事至关重要的情节，如果不是他们的单纯和天真，这些事情就无法曝光。尤其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比安卡作为女性所特有的恐惧和自负直接导致了灾难的来临。

翻译者难免偏爱自己翻译的作品。大多数公正的读者想必不会如我一般为这部作品而惊艳。但我并未因此而蒙蔽双眼，无视作者的缺陷。作者想告诫人们："父亲的罪孽会殃及子孙，直到第三代、第四代"，但我认为他该选择一个更有用更符合道德规范的基调。即便是在作者那个时代，人们是否一定会因为许久以后的惩罚而约束自己占有欲，我深表怀疑。而且当他使用间接的暗讽，表示如果忠实于圣尼古拉斯则能躲避诅咒时，更加弱化了这一项道德规范。显然，作者倾向于僧侣的利益。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我敢肯定英国的读者将喜欢这一部作品。贯穿始终的虔诚、反复倡导的美德、毫无杂质的情感使这部作品免受浪漫主义文学经常遭到的非难。如果这作品获得我所希望的成功，我将备受鼓舞，重印意大利原版，即便原版可能使我的劳动成果失色。不管是在丰富性还是在统一性上，我们的语言远不及意大利语有魅力。意大利语特别擅长娓娓道来，而英语则很难在叙述时避免过于沉闷或过于兴奋；这是因为我们日常说话时不太注重将纯粹的语言所致。每个意大利人或法国人，不管处于哪个阶层，都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母语而自豪。我必须为作者说句公道话，并且不以此自夸：作者文风优美，处理感情的方式非常巧妙。很遗憾他没能把自己的才能运用到更适合的地方——戏剧。

我不再多做冗辞，只想指出：虽然情节是虚构的，人物的姓名也是凭空捏造的，但我相信故事本身是有着现实基础的。这段故事的地理背景无疑是某个真实存在的城堡。作者经常无意识地描述一些细节。他写道："房间在右手边"、"门在左手边"、"教堂到康拉德卧室的距离"，从这些还有其他一些片段我们可以推测作者是比照某一建筑写的。好奇又有时间进行调查的人会发现作者是以哪一位意大利作家的事迹为基础构筑了这段故事。如果人们相信此作品来源于一场确实如作者所描述的灾

难，那么读者会更加感兴趣，也更容易被《奥特兰托堡》感动。

简介

贺拉斯·沃波尔是著名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爵士最小的儿子。其父去世时为奥福德伯爵。贺拉斯出生于1717年。同一年，其父请辞，转入反对派阵营近三年，后重获实权，长期主导政局。贺拉斯·沃波尔就读于伊顿公学，同比他大几个月的托马斯·格雷为同窗好友。1739年，格雷同沃波尔一起漫游法国、意大利等地。途中产生分歧，友情破裂。后来重归于好。直至去世，二人友谊牢固如初。贺拉斯·沃波尔从伊顿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741年步入议会任职。第二年其父正式辞官，受封伯爵。贺拉斯受父亲荫护，生活舒适自在。身兼三个闲职：财政大臣助理，卷宗审查长和财政部书记员，年俸约2000英磅。他和父亲一起生活，倒也无忧无虑。

贺拉斯·沃波尔在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里无所事事，但也自得其乐。明知其虚荣，却也为自己是当中的一员引以为傲。他社交能力出众，也喜欢不时小小得显摆一下。可他不是一味懒散，有时也会严厉地剖析自己。“我意识到，”他在给挚友的信中写道；“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罪恶和软弱多于众人，真正好的品质却少得可怜。有时会反省这些缺陷，然而次数甚少。我也总想悔过自新，变得通晓事理。窃以为只要决心去做，也不是没有可能改变自己。”贺拉斯是个恋家的人（常住家中）。日常接触上流社会种种装腔作势之态，这使得他的判断力尤其敏锐。

1745年，贺拉斯·沃波尔的父亲去世。继承伯爵爵位的长子又于1751去世。爵位再传予乔治的独子乔治。乔治曾一度患有精神疾病，1791年去世。乔治没有子嗣，因而伯爵爵位和其地产复由贺拉斯继承。其时，贺拉斯已74岁高龄，是乔治唯一在世的叔叔。自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贺拉斯成为奥福德伯爵。在头衔这个问题上，他感觉自己老年因此背负骂名。贺拉斯1797年去世，未婚，时年80岁。

贺拉斯把他草莓坡的房子改造为哥特式别墅——18世纪的哥特风格——别墅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紧邻特威克纳姆。他还买了很多当时流行品味的小物品装点这座别墅，以此自娱自乐。同时，他也很喜欢花草和自己的玫瑰花棚。有时因为痛风不得不搬到伦敦阿灵顿街的房子里时，还特意要草莓坡的鲜花和小鸟消闲解闷。另外，贺拉斯还在草莓坡成立

了一家私人出版社，为他的朋友格雷出版诗歌。1758年，他自己的《英国王族和貴族作家目录》，还有1762年到1771年间著作的五本诗集《英格兰的绘画艺术》也由这间出版社出版。

1765年，贺拉斯·沃波尔创作出《奥特兰托堡》。届时他48岁，正值其黄金时期。据说这部小说缘于他的一个梦。那天早晨，他被惊醒，“我只记得，自己应该身处一座古堡（对我这样整日想着哥特小说的人来说，再自然不过），在大楼梯的最高处，看见一只戴着盔甲的巨手。当天晚上我就坐下来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就这样，故事由一位自称“威廉·马歇尔的绅士”翻译转述出来，“他的名字在意大利语里是奥奴弗·穆拉尔托。此人在奥特兰托地区圣尼古拉斯教堂做教士。”《奥特兰托堡》两个月内完稿。沃波尔的朋友格雷回信说，这部小说令剑桥里的“一些人略受惊吓，所有读过此书的人都害怕晚上睡觉。”《奥特兰托堡》在上个世纪末，以其独有的方式，表明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迹象。这一点使得这本小说很吸引人，之后很多作家追随其后。因此现代读者，在你阅读格雷从剑桥写给作者的信件时，不要鲁莽评价，最好想想它当时所处的年代。

献给尊敬的玛丽·科克夫人的诗

温柔的小姐，不幸的故事
忧伤的历史在诉说；
啊，高尚的夫人，怎会没有
两颊滚落痛楚的泪珠？
你胸中绝不会无怜悯之心
不会不觉察人间的哀愁；
柔弱而坚定，消融掉不幸
从不知柔弱与她同行。
哦！我要捍卫你的传奇
那由于天灾而失落的雄心，
不管那激烈的反对声。
祝你面带微笑，勇敢前行
我愿助力梦幻般的笑眉，
那笑靥必定倾国倾城。

——贺拉斯·沃波尔

第一章

奥特兰托领主曼弗雷德膝下有一儿一女：女儿叫玛蒂尔达，芳龄十八，美丽纯洁。儿子康拉德比女儿小三岁，长相普通，体弱多病，性格也很平常；可却是父亲的心头肉，相反父亲显示出对玛蒂尔达的喜爱之情。曼弗雷德给儿子订了门亲事，对方是维琴扎侯爵之女，名叫伊莎贝拉；伊莎贝拉的监护人已将她交付给曼弗雷德了，只要康拉德的健康状况允许，婚礼会尽快举行。

曼弗雷德的家人和邻居都注意到领主迫不及待地想尽快举行这场婚礼。事实上，他们知道领主的脾气暴躁，所以不敢随意推测他这次的仓促行事。领主的妻子希波莉塔，是位亲切的夫人，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年轻尚轻且身体虚弱，有时会大胆说出让儿子早婚的弊端；可领主总是让她自我反省，除了唯一的这个继承人，她为何多年以来再无所出。他的佃农和属下之间的交谈没那么谨慎，他们将这次草率的婚礼归因于领主害怕应验一个古老的预言，据说预言说的是奥特兰托的城堡和统治，“无论何时，只要真正的主人长大，可以居住于此，现在掌权的家庭就要让位。”这道预言令人费解，更费解的是它跟这桩热议中的婚事有何联系。然而，这些谜题，或者说是矛盾并不能改变百姓的看法。

小康拉德的订婚仪式定在他的生日那天。来宾聚集在城堡的小教堂，仪式的一切皆已准备就绪，康拉德却失踪了。曼弗雷德是个极其厌恶迟到的人，他没注意到儿子的退席，还派了一名随从去召唤他。随从本该穿过院子到康拉德的房间，但没一会儿工夫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整个人疯疯癫癫，眼神呆滞、嘴角泛着白沫，他一言不发地指着院子。

来宾们因为恐惧和惊讶都呆立在原地。希波莉塔夫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因为担心儿子昏了过去。而曼弗雷德的恼怒比担忧要多，他气婚礼的拖延以及随从的愚笨，他傲慢地问道，发生何事？随从没有回答，继续指着院子；周围的人不停地向他重复问题，终于，他喊道：“噢！头盔！头盔！”

此时，有些宾客已经跑进院子了，继而传来一阵混乱的尖叫声，夹

杂着恐惧与诧异。曼弗雷德没见着儿子，开始惊慌起来，自己跑去探究是什么引起这次奇怪的混乱？玛蒂尔达仍尽力搀扶着母亲，拉沙贝拉也留在原地帮忙，避免流露出丝毫对新郎的不耐烦，说实话，她对新郎并没什么感情。

首先映入曼弗雷德眼帘的是一队仆人竭力在抬起某些东西，似乎是他小山般的紫貂皮，他难以置信地瞪着眼。

“你们在做什么？”曼弗雷德怒吼道，“我的儿子呢？”

一连串的声音回答说：“噢！陛下！王子！王子！头盔！头盔！”

这悲伤的声音让他震惊，害怕他知道什么似的，他快步上前——对一个父亲而言，这一幕真是太残忍！——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撞得支离破碎，几乎埋在一个巨大的头盔之下，那头盔比比正常人戴的头盔大一百倍，并用黑色的羽毛均匀地装饰着。

恐怖的场面使得周围的人都忽略了这不幸是如何发生的，最重要的是，眼前这震慑人心的一幕，令曼弗雷德领主语塞。然而，他的沉默甚至比悲伤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他死盯着眼前的一切，多么希望这只是幻象；他似乎并不太关心死去的儿子，而只是一味沉浸在对于引起这惨剧发生的那个巨大头盔的冥想之中。他摸了摸，对这致命的头盔检查了一番；就连年少王子那血肉模糊的残体也没让曼弗雷德的目光从眼前的奇物上移开。

所有知道领主偏爱小康拉德的人都惊讶于他此时的漠然，同时也惊愕于眼前的头盔事件。没等曼弗雷德指示，他们没收到任何指令，自觉地把这具变形的尸体搬进了大厅，而且领主显然也没心思关注留在礼堂的女士们。相反的，从他嘴里吐出来的第一句话是：“照顾好伊莎贝拉小姐。”根本没提到伤心的妻女。

仆人们并未察觉这道指令的异常，一心牵挂着女主人，以为这是为了女主人好，便跑去照顾她。他们把半死不活的女主人送回了房间，除了儿子的死讯，她对所有听到的怪事都漠不关心。

孝顺母亲的玛蒂尔达安抚好自己悲伤和惊讶的情绪之后，冷静下来，一心只想帮助和安慰她那受尽折磨的母亲。希波莉塔视伊莎贝拉如己出，所以伊莎贝拉也以同样的责任和情感温柔的回报着，丝毫不亚于

玛蒂尔达；同时，她还竭尽所能去分担玛蒂尔达强抑的痛苦，对她来说，这是友谊能给予的最温暖的慰问。然而她的处境让她头脑混乱。她除了同情，并不关心年轻的康拉德的死。也不因为逃出一段本就不能许以她幸福的婚姻而难过，无论是她命定的新郎，还是暴脾气的曼弗雷德，虽然曼弗雷德对她非常地宠溺，但她仍然从心里觉得恐惧，因为他对希波莉塔和玛蒂尔达这对和蔼可亲的母女常常表现出毫无来由的苛刻。

两位女士送这可怜的母亲回房休息，而曼弗雷德留在殿上，凝视着那不祥的头盔，全然不顾为这桩怪事而围着他的群众。他没说什么，只想问，是否有人知悉一切从何而起？众人都不了解情况。不过，由于领主似乎只对这感到好奇，不久其他围观者亦如此，这本身就是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围观者的猜测也一样荒诞离奇、不切实际。在这毫无意义的猜测声中，一个被谣言引来的邻村少年农夫发现，那不可思议的头盔跟坐落于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前领主之一——神阿方索的黑色大理石像上戴的一模一样。

“混账！为何口出狂言？”曼弗雷德缓过神来，怒气冲天，抓着那年轻人的脖子喊道，“你怎敢如此大逆不道？小心为此丧命。”

围观者对眼前一切不甚了解，也不懂领主为何如此愤怒，茫然地试着搞清楚新状况。少年农夫更是诧异不已，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领主的。这个善良而谦虚的人，记得自己从领主手中挣脱出来，他一脸无知地鞠了躬——着实令人妒忌，毫不灰心气馁，毕恭毕敬地问道自己何罪之有？不管年轻人表现得多得体，曼弗雷德并没有因为他的顺服而释怀，反而被他挣脱自己的那股劲激怒了，于是吩咐下人抓住他，要不是有受邀参加婚宴的有人帮忙阻止，那年轻人早就没命了。

他们争执的过程中，一些蛮人跑到城堡旁边的大教堂去，回来的时候目瞪口呆，声称阿方索塑像上的头盔不见了。曼弗雷德听到这消息，彻底疯了；仿佛要找个东西发泄心中的愤怒，他冲向年轻人，吼道——

“混账！怪物！巫师！你干的好事！是你杀了我儿的！”

暴民们想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点事，以免继续在困惑的推理中争执，他们领会到领主的意思，也附和着说——

“对了，对了，就是他，是他：他从伟大的阿索方墓中盗来头盔，用

它把我们年轻的王子的头砸得稀巴烂。”他们也没思考过教堂里的大理石头盔跟眼前的铁头盔比起来有多么的不相称；或者这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哪里操纵得了这么重的盔甲。

这些愚昧的呼叫声让曼弗雷德恢复了理智：然而，要不是被这农夫发现了两个头盔一样导致人们进一步发现教堂里的那顶不见了，所以惹怒了他，那就是他想要掩饰如此无礼猜测引起的所有流言，领主严肃地宣布这年轻人肯定是个巫师，在教会给他定罪前由自己来看守，调查对象先关押在盔甲里面，领主让下人掀起头盔，把年轻人放进去；宣布进行禁食监禁，他有巫术足以果腹。

年轻人抗议这荒谬的判决，却徒费口舌：曼弗雷德的朋友们尽力把他的注意力从这粗暴残忍而论据不足的决议中转移开来，亦枉然。大部分人被领主的决议所迷惑了，就他们的理解，领主代表了伟大的正义，因此这巫师要为自己的冒犯行为而受罚：也没人为年轻人可能会被饿死而有丝毫愧疚之情，因为他们坚信，他可以通过邪术轻易地为自己提供营养。

就这样，曼弗雷德见大家欣然遵守自己的命令；严令一名守卫禁止帮囚犯送任何食物，他遣散了宾友和随从，锁上城堡大门后回到自己的寝室去，唯一让他觉得难受的是有佣人在场。

与此同时，两位年轻女士的悉心照料和热切关怀让希波莉塔醒过来了，悲痛欲绝的她频频询问领主情况如何，本想让随从退下，去看看他，最终还是吩咐玛蒂尔达去看看父亲，安慰安慰他。尽管玛蒂尔达害怕曼弗雷德的严厉让为之颤抖，她却不想尽孝顺父亲之职责，但还是遵从了希波莉塔的命令，她体贴地把母亲托付给了伊莎贝拉；问了侍候父亲的佣人，才知道他已经回寝室休息了，并下令不见任何人。她断定父亲还沉浸在弟弟去世的悲伤中，害怕看到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时再度洒泪，所以犹豫是否该打断父亲的痛苦；不过有了母亲的命令做后盾，她敢冒险违背父令——她从未犯下令她感到这么内疚的一个错误。

温柔羞怯的本性令她在门前停伫数分钟。她听到他在卧室往后踱步，乱步前进；心中恐惧剧增。但是，当她正打算求见时，曼弗雷德突然打开门；那时候暮色朦胧，他脑袋一片混乱，没认出人来，只是怒言，是谁？玛蒂尔达颤抖地回答道——

“亲爱的父亲大人，是我，您的女儿。”

曼弗雷德慌忙地往后退步，叫道：“滚开！我不要女儿。”突然往后一退，砰的一声和上门，将惊恐不已的玛蒂尔达拒之门外。

玛蒂尔达很清楚再次打扰父亲他会有多急躁，从那令人心痛的拒见稍稍缓过神来后，她擦掉眼泪，以免希波莉塔知道后更伤心。希波莉塔焦急地询问曼弗雷德的健康情况如何，是否承受得起丧子之痛。玛蒂尔达跟她保证他很好，用男子汉的不屈不挠撑着噩运。

“但是他愿意见我吗？”希波莉塔悲伤地说，“他愿意跟我一起流泪，让我在大人怀里为儿子伤心哭泣？玛蒂尔达，你没骗我吧？我知道曼弗雷德有多宠爱儿子：是不是打击太沉重了？他是不是崩溃了？你别告诉我——哎呀！我怕还有更糟糕的！——闺女，扶我起来，我要，我要看看我的大人。马上扶我去见他：他于我而言，比我的孩子们还要宝贝。”

玛蒂尔达示意伊莎贝拉别让希波莉塔起身；当曼弗雷德那边的仆人来告诉伊莎贝拉，说大人有话要跟她说时，两位美丽的女孩正在使尽柔劲阻止领主夫人，让她冷静下来。

伊莎贝拉叫道：“跟我一块儿去！”

“你去吧，”希波莉塔说，大人捎来的话让她放心了，“曼弗雷德不想见自己的家人。他觉得你会比我们清醒些，定是怕被我的悲伤吓着了。亲爱的伊莎贝拉，好好安慰他，跟他说我们会安抚好自己的痛苦，不会给他添乱的。”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引导伊莎贝拉的仆人在前面举着火把。来到曼弗雷德跟前时，他正不耐烦地在画廊踱来踱去，他吓到了，急忙说——

“把火拿开，退下。”

随后他迅速关上门，摊在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吩咐伊莎贝拉坐到他身旁。她哆嗦着听命。

他说：“小姐，我找你，”——一脸困惑地顿住了。

“大人！”

“没错，我找你讨论件大事，”他接着说，“年轻的小姐，擦干眼泪——你已经失去你的新郎了。的确，命运很残酷！我也不指望血统了！可是康拉德配不起你的美貌。”

“大人，何出此言呢！”伊莎贝拉说，“你自然不会怀疑我本该有的关怀之心：我的职责与爱意会时刻——”

“别再想他了，”曼弗雷德插嘴说，“那孩子体弱多病，若非我把家族荣誉托付在这么个脆弱根基上，他可能早就上天堂去了。曼弗雷德家族需要宏厚的支持。我对那孩子的愚昧溺爱令我失去理智——若当真如此更好。我希望数年后，有理由为康拉德的死而感到欣慰。”

伊莎贝拉的诧异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起初，她理解悲伤冲昏了曼弗雷德的头脑。接下来她想到这番怪话是为了用来套她的：她怕曼弗雷德已经看穿了她不在乎他儿子的死活：因此她回答说——

“大人，不用怀疑我的关切和温柔：我心口如一。我的关爱都给了康拉德；无论命运安排我去哪，我都会将他铭记于心，把殿下和希波莉塔当父母看待。”

“我诅咒希波莉塔！”曼弗雷德叫道，“像我那样把她忘了。总而言之，小姐，你已经失去了一个配不上你的丈夫：你的魅力应当有更好的归宿。而不是跟一个病小子，你该有个正值盛年的丈夫，懂得如何重视你的美貌，期待子孙满堂。”

“不，大人！”伊莎贝拉说，“最近您家中发生的灾祸已经令我伤心欲绝了，我没考虑到要另一段婚姻。倘若我父亲回来接我，他会很高兴，我也会像当初答应把自己的手交给你儿子一样，遵从父命：不过在他回来之前，请允许我住在这，你们对我无微不至，我要在你们忧伤的时候好好抚平您、希波莉塔和美丽的玛蒂尔达的痛苦。”

“我曾经想拥有你，”曼弗雷德愤怒地说，“别提那个女人的名字：此刻起她于你不过是陌生人，于我亦然。总之，伊莎贝拉，既然我没能给你我的儿子，我就把我自己给你。”

“天啊！”伊莎贝拉叫道，从幻想中醒过神来，“你说什么？大人您！我的公公！康拉德的父亲！温柔善良的希波莉塔的丈夫。”

“我跟你说过，”曼弗雷德专制地说道，“希波莉塔不再是我的妻子；我此刻起跟她离婚了。她长久以来无所出，令我苦恼。有无子嗣左右着我的命运，相信今晚是新希望的开始。”

他边说边抓着被吓得三魂不见七魄的伊莎贝拉冰冷的手，她尖叫一声，从他身边跳起，曼弗雷德起身追赶，那时皓月当空，透过对面的门式窗月色皎洁，那致命头盔的羽毛映入他的眼帘，跟窗户齐高，剧烈地前后摇晃，随之伴有阵阵低沉的飒飒声。伊莎贝拉鼓起勇气起来，除了怕曼弗雷德会照说的做外，无所畏惧，喊道——

“大人，您看！上天也反对您的不敬！”

曼弗雷德说：“无论天堂还是地狱，都无法妨碍我的计划。”他又继续上前抓公主。

就在那时，挂在他们座位上的祖父的肖像发出深深叹息，胸部起伏。

伊莎贝拉背对着画像，没看到画动了，也不知道声音发自何处，不过被吓到了，她说——

“大人，听！是什么声音？”同时走向门口。

曼弗雷德分了神，一边是已经溜到楼梯处的伊莎贝拉，一边又是令人无法移开目光的移动画像，然而他还是跟着她往前走了几步，还一边回头看肖像，他看到那幅肖像弃框而去，全身带着一股严肃而忧郁的气息下了地。

“我在做梦吗？”曼弗雷德叫道，回过身去，“还是说鬼怪也联合起来反抗我啊？屋里的幽灵，说话！还是说，你是我祖先，为什么你们也要合谋反对自己那悲惨而虔诚的后代——”在他说完这句话前，那画像又叹了口气，示意曼弗雷德跟着他走。

“带路！”曼弗雷德叫道，“我会随你到地狱深渊。”

幽灵静悄悄地带路前进，一脸垂头丧气的，在画廊尽头右拐到一间房间。曼弗雷德跟他相距一小段距离，焦虑不安、惊恐万分，却又非常决绝。就在他要进入那房间前，一双无形的手粗暴地合上了门。领主鼓起勇气对抗，本想强制冲开门，却发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行不通。

“既然地狱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曼弗雷德说，“我就要用作为人类的权势延续血统；亚莎贝拉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在逃离曼弗雷德的那一刻，这小姐就吓掉了魂，继续逃往主楼梯的底部。在那停住了脚步，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逃离冲动的领主。她知道城堡的大门锁上了，守卫守在庭院。她的内心催促着她得去告知希波莉塔，好让她对眼前即将来临的残酷命运有心理准备，但无疑曼弗雷德会去那找她的，他的暴虐会加重谋划之事所带来的伤害，导致大家没空间避免他的冲动之情。有所阻滞也许能给他时间反省自己想出来的那套可怕方案，要是她能逃得过他的令人厌恶的决心——哪怕就那晚，或许就能创造出对她有利的环境。可哪里有她的藏身之处呢？如何逃过他在城堡里准确无误的追踪呢？

她脑中快速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想起城堡地下室有条通往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地下通道。要是她在抵达教堂前别被逮到就行，她知道曼弗雷德不敢亵渎圣地；于是决定，要是没有别的逃法，就藏在大教堂附近的修道院的修女当中。下定决心后，她拿了楼梯脚燃烧着的油灯，快步前往密道。

城堡的深处有数道错综复杂的回廊；一个如此焦虑的人想找到通往洞口的门实属不易。地下是一片可怕的沉寂，只有偶尔刮来阵风晃动她经过的那道门，锈迹斑斑的绞锁吱吱作响，在幽暗的迷宫中回荡。每个作响都让她心惊胆颤；但她更怕听到曼弗雷德勒令仆人追她的怒吼声。

她害怕忙乱中留下踪迹，蹑手蹑足，还不时停下来听听有没有人跟踪她。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听到叹息声。她打了个冷颤，后退几步。又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全身血液凝结在一块，断定那是曼弗雷德来着。各种恐怖的念头涌上心头。她自责不该轻率地跑了，以致要在求救无门之地面对他的暴怒。可声音不像是从背后传来的。要是曼弗雷德知道她在哪，肯定会追上她的。她还在一道回廊里，听到的脚步声很清晰，不可能来自她来的方向。想到这就精神满满的，希望在里面能遇到的是自己人，而不是碰上领主，就在她打算继续前进的时候，左边一扇半掩的门被轻轻地打开了：手中的油灯还没照到是谁开的门，那人一看到火光就匆匆地走了。

伊莎贝拉犹如惊弓之鸟，犹豫着该不该进去。她对曼弗雷德的害怕之情瞬间超过一切畏惧。这人避着她，也给了她某种勇气。她想，肯定

是城堡里的某个仆人。她温柔善良，从未树敌，内心的无知也让她希望，除非有领主下令追寻她，否则他的下人会宁可助她逃命，也不会诸多阻挠。她越想越坚强，相信根据观察地下洞入口近在咫尺，她走向那敞开的门；突然一阵迎面而来的风吹灭了油灯，周围一片黑漆漆。

公主的处境有多恐怖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独自在一处这么阴森的地方，白天发生的恐怖事件还历历在目，逃亡无望，还时刻猜想曼弗雷德要赶上来了，想到自己不知道会落入谁掌中就忐忑不安，那个不知道的人出于某种理由似乎藏身在某处地方；千思万绪涌上她那迷乱的心头，她怕到快要崩溃了。她向天堂的所有圣徒祷告，在内心祈求他们的帮助。长时间以来她处于绝望的痛苦中。

最后，她尽量放轻脚步摸索着找到那扇门，发着抖走进听到叹息声和脚步声的那间地下室。看到地下室的屋顶投下残缺的朦胧月光，她高兴了一下，屋顶似乎有处坍塌，挂着的难以分辨的土块或砖块挤了进来。她急切地走向那道坑，就在那时意识到有个人站在墙边。

她发出一阵尖叫，以为那是跟她订婚的康拉德。那人影上前来，用温顺的声音说道——“小姐，别慌；我不会伤害你。”

伊莎贝拉略微受到这陌生人的话和口气鼓励，想起他肯定是开门的那个人，才有足够的勇气对话——

“阁下，无论你是谁，可怜我这面临毁灭的悲惨公主。帮我逃出这要人命的城堡，否则稍后我将永生痛苦。”

“天啊！”陌生人说道，“我要怎么帮你？我会誓死保护你的；不过我对这座城堡不熟，想要——”

“啊！”亚莎贝拉急忙打断他说，“只要帮我找附近的一扇活板门，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我没时间可以浪费了。”

说着，她就开始找众多石头上的一片平滑黄铜，并指示陌生人照着做。

“那东西，”她说，“是个锁，我知道要用一根发条来开。要是我们能找到那个，很快我就可以逃脱——否则的话，天啊！热心的陌生人，我怕会连累你跟我一起倒霉：曼弗雷德会怀疑你是助我逃跑的同党，你会

被他怨恨的。”

“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陌生人说，“要是因为帮你逃离他的暴政而丧命，那也是某种安慰。”

“乐善好施的青年人，”伊莎贝拉说，“能请问——”

她说着话的时候，一道月光透过屋顶的小洞，直接投向他们要找的门锁。

“噢！天啊！”伊莎贝拉说，“活板门在这！”然后，她拿出钥匙，发动发条，发条转向一旁，露出一枚铁戒。公主说：“抬起门来。”

陌生人照做，下面的石阶通往一间漆黑的密室。

伊莎贝拉说：“我们必须从这下去。”“跟着我；这里又暗又阴森，我们会迷路；这直通圣尼古拉斯教堂。不过，也许，”公主毫不夸张的补充说，“你没必要离开城堡，也不必继续帮我；几分钟后我就免受曼弗雷德的怒气——不过请让我知道谁是我的恩人。”

“我不会离弃你的，”陌生人急切的说，“除非我能把你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公主，您也别把我想得太慷慨助人；就算我最关心的是你——”

一阵渐近的怪声打断了陌生人的话，不久他们听到——

“我没心思谈巫师的事，我说她肯定在城堡里，就算会中巫术我也要找到她。”

“噢，天啊！”伊莎贝拉叫道，“那是曼弗雷德的声音！快，否则我们都完了！关好你后面的活板门。”

说着，她就急匆匆下了石阶，陌生人赶紧跟上她时，手一滑：门掉落下来，发条和了上去。他没有观察伊莎贝拉是怎么发动发条的，怎么也打不开门；他也没时间试开了。曼弗雷德已经听到门掉落的声音，循着声音赶来，仆人提着火把追随其后。

“肯定是伊莎贝拉。”进地下室前，曼弗雷德叫道，“她在借密道逃跑，但应该走不远。”

当火把光线照到的是年轻的农夫而不是伊莎贝拉时，领主吓了一

跳，他该关押在那晦气的头盔下的！

“逆贼！”曼弗雷德说，“你是怎么到这来的？不是该被监禁在庭院里。”

“我不是逆贼，”年轻人勇敢的回答道，“我也解答不了你的疑问。”

“放肆的混蛋！”曼弗雷德吼道，“你敢激怒我？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要是守卫敢贪污，跟你窜通一气，他们得为此偿命。”

“我这么穷，”农夫淡定地说，“足以证明他们是无罪的：虽然他们要服侍好专制领主的盛怒，对你还是忠诚的，也愿意执行您强行加于他们身上的任务。”

“你胆敢尝试我的报复滋味如何？”领主言道，“严刑拷问必能让你尽吐真言。说，我要知道谁是你的共犯。”

年轻人笑着说：“我哪有共犯！”手指向屋顶。

曼弗雷德下令高举火把，意识到因为仆人们把头盔盖在农夫身上，那附魔的头盔有一面强行穿过庭院路面，强行插入地下室，留下一道缝隙，在伊莎贝拉发现农夫的几分钟前，农夫就挤这条缝挤了很久。

曼弗雷德说：“你是通过那路下到这来的？”

年轻人答道：“是的。”

“不过，刚才发出的是什么声音？”曼弗雷德说，“就在我进回廊的时候听到的那声音。”

“是关门声。”农夫答道，“我也有听到。”

曼弗雷德急忙问：“什么门？”

“我对殿下的城堡不熟悉，”农夫答道，“这是我第一次来这，这地下室也是第一次来。”

“我可告诉你，”曼弗雷德说（想试探这青年人是不是发现了那扇活板门），“我听到声音从这传来的，我的仆人也有听到。”

“大人，”其中一仆人好管闲事，插嘴说，“肯定是活板门，他想逃跑。”

“笨蛋，给我住嘴！”领主怒言道，“要是他想逃，怎么会逃到此地？我要亲口听他说。给我说真话；有半句虚言就要你脑袋。”

“真话于我比生命更宝贵，”农夫说，“我也不会舍弃任何一方。”

“确实，年纪轻轻的哲人！”曼弗雷德轻蔑地说道，“那么，给我实话实说，我刚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请问我我回答得了的问题。”他说，“我若有半句虚言，就立刻处死我。”

年轻人立场坚定，一直那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曼弗雷德对他变得不耐烦了，吼道——

“很好，那么你这讲真话者，回答我！我刚才听到的是活板门的声音吗？”

青年人回答：“正是。”

“正是！”领主说道，“你怎么知道这有扇活板门的？”

他答道：“我透过一束月光看到一块铜板。”

“可你凭什么断定那是个锁？”曼弗雷德说，“你是怎么发现开门的秘密的？”

他说：“天意让我逃离那头盔，自能指引我开锁上的发条。”

“天意不应就此止步，应该让你远离我的愤恨。”曼弗雷德说，“上天让你打开锁的时候，就舍弃你让你做个蠢人了，不知道怎么善用它。你为什么不顺着这条路逃出去？为什么你还没下台阶就合上活板门？”

“大人，我想问，”农夫说，“我根本不熟悉你的城堡，怎么可能知道这台阶可以通往任何出口？但我不屑回避你的审问。不管这些台阶会通往哪，也许我该探探这条路——我已身处绝境。但事实上，我把活板门合上了：紧接着你就到了。是我发出警报声的——早点或晚点被捕于我有何差别？”

“在你这个年龄，你属意志坚定的了。”曼弗雷德说，“但反思一切我怀疑你不过是在小觑我。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什么开锁的。”

农夫说：“大人，我会给你展示的。”然后捡起从上面掉下的石头碎片，来到活板门前，开始击打覆盖在上面的铜板，想为公主争取逃亡的时间。年轻人的聪明才能，加上坦诚相待，令曼弗雷德大吃一惊。他甚至想赦免这清白的罪犯。曼弗雷德也不是个无缘无故肆意施暴的暴君。他倒霉的境遇已经让他脾气暴躁，实属人之本性；没有被热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他还是心地善良的。

在领主顾虑之际，一道混杂的噪声在远处的拱顶回荡。随着声音的接近，他认出那是一些他派去城堡四处搜寻伊莎贝拉的仆人发出的吵闹声，他们大声喊道——

“大人在哪？领主大人在哪？”

“本人在此，”他们走近的时候曼弗雷德说，“找到公主没？”

首先抵达者答道：“噢，大人！找到您真高兴。”

“找我？”曼弗雷德说，“找到公主没？”

“大人，本该找到了，”那人一脸惊恐地说到，“可是——”

“可是什么？”领主叫道，“被她逃脱了？”

“大人，雅克和我——”

第二个人上前的人更惶恐，插嘴说道，“没错，我和迭戈。”

“不要两个同时发言。”曼弗雷德说，“我问你，公主在哪？”

“我们不知道，”两人同时答道，“不过我们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笨蛋，我就知道。”曼弗雷德说，“你们被什么吓到了？”

“噢，大人。”雅克说道，“迭戈目睹到一幕！大人你肯定不信我们所见的。”

“又是什么怪诞的事啊？”曼弗雷德吼道，“直接回答，否则老天在上——”

“大人，什么，要是您听到能高兴的话，”那可怜的家伙说道，“迭戈和我——”

他同伴叫道：“对，我和雅克——”

“我不是不准你们同时发言吗？”领主说，“雅克你回答。另一个笨蛋看似比你还要六神无主，发生什么事了？”

“大人。”雅克说，“如果殿下想听，迭戈和我，遵照大人命令去搜寻那位年轻的女士，也知道可能会碰上大人的儿子小王子的鬼魂。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他没受过基督教葬礼——”

“糊涂的家伙！”曼弗雷德怒吼道，“不过是鬼魂，然后呢，你们目睹到什么？”

“噢！更糟糕！更糟糕啊！大人。”迭戈喊道，“我宁愿碰上十个鬼魂。”

“上帝给点耐性我吧！”曼弗雷德说，“这些笨蛋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迭戈，给我滚蛋！还有你，雅克，一句话，你那时头脑清不清醒？你们在胡诌吗？你俩理智点：是不是哪个糊涂蛋自己吓自己然后另一个也吓到了？说，他看到什么幻象了？”

“大人，什么？”雅克颤抖地回答道，“我想禀报殿下，自从小王子发生这么悲惨的厄运后，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殿下您忠诚的仆人我们——尽管出身卑微，我们是真的忠于大人您——没人，我是说没人敢单独踏入城堡一步，都是结伴而行的：所以，迭戈和我认为那位年轻的女士可能在大画廊，就去那找她，告诉她殿下您要赏赐她。”

“噢，笨蛋！”曼弗雷德说，“与此同时，她就逃走了，就因为你们两个怕鬼！——为什么，你们这些不忠诚的家伙！她是从画廊逃离我的，我从那一路追她到这。”

“因此我想她可能还在那。”雅克说，“但是在我找到她前鬼怪会先捉住我——可怜的迭戈！我觉得他不可能再康复了。”

“什么康复？”曼弗雷德说，“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吓坏了你们两个混蛋的？——可我没时间了，侍卫，随我来，我要看看她是否在画廊。”

“天啊，尊贵可敬的大人。”雅克叫道，“别去画廊。我相信魔鬼就在画廊隔壁的房间。”

曼弗雷德已经当仆人不过是虚惊一场，对这出现的新情况感到惊讶。他想起肖像中的幽灵，还有画廊尽头那突然合上的门。他结巴了，精神错乱地问到——“那大房间在哪？”

“大人，”雅克说道，“当迭戈和我走进画廊时，他走在前面，因为他说他胆子比我大。所以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空无一人。我们找遍每张长凳、板凳，还是没找到人。”

曼弗雷德问到：“所有画都摆在原位吗？”

“大人，都在。”雅克答道，“但是我们没考虑到要回头看它们。”

“很好，很好！”曼弗雷德说，“继续。”

“当我们来到大房间的门口，”雅克接着说，“发现门关了。”

曼弗雷德说：“你们打不开？”

第二章

玛蒂尔达听从希波莉塔的命令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无心休息。弟弟的悲惨命运让她深受震惊。她很讶异，没有看见伊莎贝拉；而她父亲说的怪话，以及对母亲隐晦的威胁，伴随着盛怒的行为，使她柔软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她打发照料自己的年轻侍女比安卡去打听伊莎贝拉发生了什么事，此刻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消息。比安卡很快回来了，并告诉主人，她从仆人那儿打探到得消息说，到处都找不到伊莎贝拉。她还添油加醋地跟玛蒂尔达讲了外面的一些传言，说有人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冒险的年轻农民，并且着重描述了画室里发现的巨大的腿和脚。比安卡显然被最后的一幕吓坏了，所以很高兴听玛蒂尔达说，伊莎贝拉出现之前她是不会休息的。

年轻的公主一边猜测伊莎贝拉的失踪，一边担忧曼弗雷德对母亲的威胁，弄得自己疲惫不堪。“他有什么要紧事找本堂神父呢？”玛蒂尔达说，“难道他要偷偷地把我弟弟的遗体埋在教堂里吗？”

“噢，小姐！”比安卡说，“我猜，因为您现在是他的继承人了，他着急让您结婚。他一直疯狂地想有更多的儿子；我敢说他现在是等不及想要外孙子了。我以性命担保，小姐，我一定会看着您做新娘的。好小姐，您可不能不要忠心的比安卡。现在您是大长公主了，您可不能让唐娜·罗莎拉爬到我头上。”

“我可怜的比安卡，”玛蒂尔达说，“你可真会想！我是大长公主！我弟弟死后，你见过曼弗雷德的行为有所改变，对我变温柔了吗？不，比安卡，在他心里我就是个陌生人。不过他始终是我父亲，我不能抱怨什么。再说，如果上帝让父亲对我关上心门，他已经用母亲的慈爱补偿了我。啊，亲爱的母亲！是的，比安卡，就是因为母亲我才觉得曼弗雷德脾气暴躁。我可以容忍他对我的严厉；但看到他对母亲无缘无故的苛责，我真的很伤心。”

“噢，小姐，”比安卡说，“男人厌烦妻子的时候，都是那么对她们的。”

“可你还要祝贺我，”玛蒂尔达说，“你还幻想我的父亲会有意为我安

排未来！”

“希望您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女人，”比安卡回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见您在修道院郁郁寡欢。如果您意志坚定，而您的母亲也不阻拦的话一定会是这样，可您母亲知道有个坏丈夫也比没有丈夫强。天啊！什么声音？圣尼古拉斯饶恕我！我在开玩笑呢。”

玛蒂尔达说：“是风吹过塔楼城垛的声音，你听过无数次了。”

“不仅如此，”比安卡说：“再说我说的话也没什么不对：谈论婚姻不是罪过。所以小姐，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的主人曼弗雷德给您找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做新郎，您会对主人行屈膝礼并告诉他宁愿去做修女吗？”

“谢天谢地！我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玛蒂尔达说：“你知道他替我回绝了多少次求婚——”

“而您感谢他，像个孝顺的女儿那样，不是吗，我的小姐？但是，小姐，假设明天早上，他叫您去会议室，而且您发现他挽着一位年轻可爱的王子，乌黑的大眼睛、光洁白净的额头，如黑色大理石般的卷发富有男子气概；总而言之，小姐，就像画廊里里阿方索画像一般的青年才俊，您常常坐在那儿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别用那幅画说笑，”玛蒂尔达叹息了一声，打断道：“我知道我对那幅画的爱慕不正常——但我绝不会爱上一块彩色画板。那位德行高尚的王子的品格，我母亲对他的崇敬激起我对他的缅怀之情，她还带着我去他的坟墓祈祷，我虽不知原因，但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我的命运与他有某种关联。”

“天啊，小姐！那怎么可能？”比安卡说。“我从没听说您的家庭与他有任何关系。而且我实在想不出，我的小姐，夫人为什么要您在寒冷的早晨或阴湿的夜晚跑到他坟墓前祈祷。他并非载入史册的圣人。如果您要祈祷，夫人为什么不吩咐您向咱们伟大的圣尼古拉斯祈祷？我肯定他才是圣人，我想要个丈夫，就会跟他祈祷。”

“如果我母亲跟我解释原因，”玛蒂尔达说，“或许我就没有这么深的印象了。但这是她的秘密，这个秘密激励着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从不任性妄为，我确信这里面有一些重大的秘密——我就是知

道。她为我弟弟的死承受巨大痛苦之时，曾透露过只言片语。”

“啊！亲爱的小姐，”比安卡叫道，“她说了什么？”

“不，”玛蒂尔达说，“如果父母说漏了嘴，并且希望能收回那些话，子女是不该提起的。”

“什么！她后悔说了那些话？”比安卡问道。“我保证，小姐，您可以相信我。”

“如果是我自己的小秘密，我会信你，”玛蒂尔达说，“但事关母亲则不行。没有父母的命令，子女该当自己是聋子或瞎子。”

“好吧！小姐，您生来就是圣人，”比安卡说，“人无法抗拒自己的使命，您最后一定是在修道院里终老。但伊莎贝拉小姐不会对我支支吾吾，她会允许我跟她谈论年轻男子。当有骑士来城堡时，她曾向我坦诚，她希望您弟弟能像那个人一样。”

“比安卡，”公主说，“我不许你以不敬的语气谈论我朋友。伊莎贝拉性格开朗，但内心正直纯洁。她知道你无聊的玩笑话，或许为了排解忧伤，还时不时地鼓励你，来活跃一下父亲给我们营造的这种孤独的气氛。”

“圣母玛利亚！”比安卡吃惊地说，“又来了！亲爱的小姐，你没听到吗？城堡一定是闹鬼了！”

“安静！”玛蒂尔达说，“听。我想我听到某种声音——但一定幻觉。我想是你的恐惧影响了我。”

“是真的，真的！小姐，”比安卡痛苦得快哭了，她说：“我肯定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有人睡在下面的房间里吗？”玛蒂尔达问道。

“没人敢睡在那儿，”比安卡回答道，“自从您弟弟的家庭教师，那位伟大的占星家溺死以后。小姐，一定是他和王子的鬼魂在下面的房间里遇上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马上去您母亲的房间吧！”

“别慌！”玛蒂尔达说：“如果他们是痛苦的灵魂，我们问他们几句，

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们不会想要伤害我们的，因为我们没害过他们。如果他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在哪个房间都一样。把我的念珠给我，我们做个祷告，然后跟他们说说话。”

“噢！亲爱的小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幽灵说话！”比安卡喊道。就在她说这些话时，她们听到玛蒂尔达楼下的小房间的窗扉窗户开了。她们注意地听，几分钟后，听见有人在唱歌，但听不清歌词。

“这不会是邪恶的灵魂，”公主低声说，“毫无疑问，是家里的某个人打开了窗户，我们应该可以听出是谁的声音。”

“我不敢，小姐，真的。”比安卡说。

“你可真傻。”玛蒂尔达说着，自己轻轻打开窗户。不过，她弄出的声响惊动了楼下的人，他停住了；她们断定听到楼下的窗户被打开了。

“下面有人吗？”公主说，“如果有，就说话。”

“有。”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是谁？”玛蒂尔达问。

“一个陌生人。”那声音回答道。

“陌生人？”她说，“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进来的，现在城堡的门都上了锁？”

“我不是自愿来这儿的，”那声音答道，“但是小姐，如果我打扰了您的休息，请原谅我！我不知道别人能听到。我睡不着；我离开无法安睡的长榻，到这儿来消磨令人厌烦的时光，眼睁睁地等待黎明的来临，我真恨不得马上被赶出城堡。”

玛蒂尔达说：“你的言辞和语气都充满着忧郁。如果你不快乐，我同情你。如贫穷使你苦恼，请让我知道；我会帮你跟夫人说，她仁慈的灵魂总是为受苦受难的人融化，而且她会救济你。”

“我确实不高兴，”陌生人说，“我不知道财富是什么。但我不抱怨上天给我安排的命运；我年轻而且健康，我得自己养活自己，但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不要认为我是骄傲，或者说，我不屑于你慷慨的施予。

我会为你祈祷的，为高尚的你和你高贵的女主人祝福。小姐，如果我在叹气，那是为别人，而不是为我自己。”

“现在我明白了，小姐，”比安卡对公主耳语，“肯定是那个年轻的农民；凭我的良心说，他恋爱了——好啊！这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小姐，我们审审他。他不认识你，以为你是希波莉塔王妃的侍女。”

“你就不觉得羞耻吗，比安卡？”公主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刺探这个年轻人内心的隐私？他正直坦诚，才告诉我们自己不开心。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探究他吗？那我们怎么配得上他的信任呢？”

“天啊，小姐！您对爱情知道得太少了！”比安卡回答道。“为什么，因为没有比谈论爱人更能让他们快乐的了。”

“所以你要我做一个农民的红颜知己？”公主说。

“好吧，那让我跟他谈谈，”比安卡说，“虽然我很荣幸地成为殿下您的侍女，但我并不总是那么举足轻重。除此之外，如果爱情也有等级，讨论可以加深爱的程度；我尊敬一切陷于爱情的年轻人。”

“安静，笨蛋！”公主说。“虽然他说自己不开心，那也不见得是因为恋爱呀。想想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我有哪一桩不是灾难，有什么是由爱引起的。陌生人，”公主继续说道，“如果你的不幸不是由于你自身的错误，而且在希波莉塔夫人能救助的范围内，我可以代王妃答应你，她将做你的保护人。等你被赶出城堡后，你就去找杰罗姆神父，他在圣尼古拉斯教堂旁的修道院里，在你愿意的时候把你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转告给王妃，王妃对所有想要她帮助的人都有一颗慈母的心。再会；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和一个男人谈下去是不得体的。”

“愿圣徒保佑你，高尚的小姐！”农民回答道。“哦！不过一个可怜的卑微的农民能斗胆请求您多听一分钟吗？我有这个荣幸吗？窗户还没有关上；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快说，”玛蒂尔达说，“天就要亮了，干活的人要去地里，他们会发现我们的。你要问什么？”

“我不知道我怎么敢，我是不是可以，”年轻的陌生人颤抖着说，“但你话语之间的仁慈鼓励了我，小姐！我能相信你吗？”

“上帝啊！”玛蒂尔达说，“你什么意思？你要把什么托付给我？大胆地说出来吧，只要你的秘密值得托付给正直的心灵。”

“我要问，”农民鼓足勇气说，“我从仆人那儿听说伊莎贝拉公主从城堡中失踪了，这是真的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玛蒂尔达回答道。“你的话开头很谨慎，后来变得严肃。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刺探曼弗雷德的隐私吗？再见。我错看了你。”玛蒂尔达说完这几句，就匆忙把窗户关上，根本不给年轻人时间回答。

“我做的明智多了，”玛蒂尔达公主有些严厉地对比安卡说，“如果我让你和那个农民谈，他的好奇心可能正对了你的胃口。”

“我不能与公主殿下争辩，”比安卡回答道，“但若是我去问他，提的问题也许要比您的问题更切中要害。”

“噢！毫无疑问，”玛蒂尔达说，“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能告诉我你打算问他什么吗？”

“旁观者清，”比安卡回答道，“难道公主殿下以为他问伊莎贝拉小姐的事只是因为好奇吗？不，不，小姐，这其中有很多是你们这样的大人物所不知情的。洛佩斯告诉我说，所有的仆人都认为是这个年轻人谋划了伊莎贝拉小姐的出逃；现在祈祷吧，小姐，您和我都知道伊莎贝拉小姐一直不怎么喜欢您的弟弟。他在关键时刻被人杀了——我不指控任何人。一个头盔从天上掉下来——领主，也就是您的父亲是这么说的。但洛佩斯和仆人们都说这个年轻人是个魔法师，他从阿方索的坟墓里偷来了这个头盔。”

“停止这种无端的猜想。”玛蒂尔达说。

“小姐，随您高兴，”比安卡大声说，“可事情还是非常奇怪，伊莎贝拉小姐在同一天失踪，而这个年轻的魔法师在活板门口被人发现。我不针对谁；但如果小主人死而复生——”

玛蒂尔达说：“你不该怀疑我亲爱的伊莎贝拉的纯洁。”

“纯洁不纯洁，”比安卡说，“她也走了——出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您亲口问的他；他对您说他恋爱了，或者说他不高兴，都一样。还

有，他承认自己是在为别人伤心；除了恋爱，人们干嘛要为别人不高兴呢？而且接下来他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问伊莎贝拉小姐是不是失踪了。可怜的人！”

“确实，”玛蒂尔达说，“你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伊莎贝拉的逃走也让我大吃一惊。这个陌生人的好奇很古怪；伊莎贝拉之前从没瞒过我什么。”

“她跟您说她的事，”比安卡说，“是为了套出您的秘密；不过谁知道呢，小姐，这个陌生人可能是某个王子乔装而成的。小姐，让我打开窗户，问他几句吧。”

“不行，”玛蒂尔达回答道，“如果他知道伊莎贝拉的情况，我会亲自问他；他不值得我继续跟他交谈。”她正要打开窗户时，主仆二人听见城堡后门的铃响了，后门位于塔楼右边，通往玛蒂尔达的房间。这么一打断，公主不再继续和陌生人交谈。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对比安卡说：“我承认，不管伊莎贝拉为什么逃走，总有她觉得值得的原因。如果这个陌生人是同伙，伊莎贝拉想必对他的忠诚和才能相当满意。我发觉他的言辞中透着一股不寻常的虔敬。没有粗暴无礼之处，反而像是有良好出身的人。”

“我跟你说，小姐，”比安卡说，“他肯定是个乔装打扮的王子。”

“可是，”玛蒂尔达说，“如果他知晓伊莎贝拉的出逃，你怎么解释他没有随她一起走呢？为什么要白白暴露自己？如此莽撞，只会招来我父亲的怨恨。”

“这个嘛，”比安卡说，“如果他有办法从头盔下出来，他就能躲避您父亲的怒火。我敢肯定，他一定随身携带着护身符这类的东西。”

“你把一切都归于魔力，”玛蒂尔达说，“但一个与邪神打交道的人不敢像他那样说出那么多神圣的话。你没发现他承诺替我祈祷时是怎样的热诚吗？是的；伊莎贝拉肯定是被他的虔诚折服了。”

“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少女商量着私奔，还让我相信他们的虔诚！”比安卡说。“不，不，小姐，伊莎贝拉小姐和您想的不一样。在您面前，她确实常常叹息并抬起双眼，那是因为她知道您是个圣人；而当您背对她

时——”

“你误会她了，”玛蒂尔达说，“伊莎贝拉绝不虚伪；她很忠实，从未假意看望我。相反，她总是反对我想寄身修道院的想法；虽然我承认她逃走这事让我困惑；虽然看起来她背叛了我们的友谊；但我忘不了她反对我做修女时的无私的温情。她希望看到我结婚，尽管我的嫁妆会使她和我弟弟的孩子损失钱财。为了她，我愿意把这年轻的农民往好处想。”

“那么你认为他们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了，”比安卡说。她话没说完，一个仆人匆匆走进来，告诉玛蒂尔达公主，伊莎贝拉小姐已经找到了。

“在哪儿？”玛蒂尔达问。

“她到圣尼古拉斯教堂寻求庇护去了，”仆人回答说，“杰罗姆神父亲自送的信；此刻他和亲王殿下在楼下。”

“我母亲在哪儿？”玛蒂尔达问。

“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姐。她叫您去呢。”

曼弗雷德随着清晨第一束阳光起床，然后去希波莉塔的房间问她是否知道伊莎贝拉的什么情况。他正在询问，有人带话说杰罗姆请求觐见。对于神父的到来，曼弗雷德不觉得奇怪，他知道希波莉塔请神父打理慈善事业，于是让人请他进来，打算让他们自己谈，而他则要继续追查伊莎贝拉的下落。

“你找我还是找王妃？”曼弗雷德问。

“都找，”神父回答道。“伊莎贝拉小姐——”

“她怎么了？”曼弗雷德急切地打断道。

“她在圣尼古拉斯的祭坛那里，”杰罗姆回答道。

“这事与希波莉塔无关，”曼弗雷德困惑地说，“我们去我的房间，神父，告诉我她是怎么到的那儿。”

“不，领主，”这个好心的人以坚定和威严的气度回答道。即便刚强如曼弗雷德，也被震住了，曼弗雷德不禁为杰罗姆身上圣徒般的光辉折

服；“我的使命是针对两位的，两位都在场，我才会说出来；但首先，我必须质问王妃，她是否清楚伊莎贝拉小姐逃出您城堡的原因。”

“不，我的灵魂啊，”希波莉塔说，“难道伊莎贝拉指控我知情？”

“神父，”曼弗雷德打断道，“我尊敬您的神职；但我才是这里的主宰，我不许任何爱管闲事的修道士插手我的家务事。如果您有话要说，请到我房间里去；我不习惯让我的妻子知晓我属地的机密；那不是女人该管的。”

“领主，”神父说，“我并非要介入家庭隐私。我的职责是促进和平、调解分歧、教育人类控制他们固执的情感。我原谅殿下您的刻薄；我清楚自己的义务，我是另一个君王的使臣，他的王权比您大得多。倾听那以我之口言说的人吧。”

曼弗雷德又怒又羞，气得打颤。希波莉塔露出吃惊神情，期盼这局面早些结束。她的沉默坚决地表明了她对曼弗雷德的服从。

“伊莎贝拉小姐，”杰罗姆继续说道，“把自己托付给两位殿下；她为自己在您城堡里所受到的善待而感激二位。对于您儿子的去世，以及她无缘做您这样一位高贵睿智的亲王的女儿，她深感遗憾。她本打算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二位。她衷心希望你们之间的和睦与幸福天长地久。”[曼弗雷德脸色一变]“但她已不可能与您的家族联姻，她恳请您准许她留在圣堂里，直到她收到自己父亲的指示；倘若她父亲确实离开了人士，她希望能在监护人的许可下自由择取合适的婚事。”

“我决不允许有这种事，”亲王说，“我坚持要求她立即返回城堡。我答应她的监护人对她的人身安全负责，绝不容许她落到别人手中。”

“殿下，你会明白那样的做法是不是恰当，”修道士回答道。

“我不需别人监督，”曼弗雷德气红了脸，他说，“伊莎贝拉的行为有诸多疑点——而那个年轻的坏蛋，即便不是导致她出逃的主因，也是她的帮凶。”

“主因！”杰罗姆打断道。“主因是一个年轻人？”

“不可容忍！”曼弗雷德喊道。“难道我要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个无礼的修道士顶撞吗？我猜，你是知道她的私情的。”

“您如此不公地指控我，若是心里还不满意，”杰罗姆说，“我将向上帝祈祷，消除你恶毒的猜测。我会向上帝祈祷，求他宽恕您的恶毒。我恳求殿下让伊莎贝拉公主清清静静地留在圣堂里，她在那儿不会被任何男人以空虚的世俗之爱打扰。”

“我不答应，”曼弗雷德说，“她必须回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而我有义务阻止她回到这里，”杰罗姆说。“她呆的地方，是孤儿和未婚女子最不可能遭遇世俗的陷阱和诡计的地方；只有父母才能把她从那里带走。”

“我就是她父亲，”曼弗雷德大喊，“我现在要求她回来。”

“她希望有您做她的父亲，”修道士说，“可上帝中断了这种关系，他将你二人之间的所有纽带永久地消除了。我向殿下宣告——”

“够了！胆大妄为的人，”曼弗雷德说，“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有什么后果。”

“神父，”希波莉塔说，“难道您的职责让您不再尊重人了吗？您必须按照您职责的规定说话；而我的职责是不听任何我丈夫不愿我听的话。随亲王去他的房间吧。我会去我的祈祷室，向圣母玛利亚祈求，愿她以神圣的劝告感化您，让和蔼的亲王恢复他常日里的平和与慈祥。”

“杰出的女人！”修道士说。“领主，我听从您的吩咐。”

曼弗雷德在修道士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关上门说：“神父，我想伊莎贝拉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你。现在听听我的决定，然后服从我。这个国家的需求是最迫切的需求，我和我人民的安全要求我生个儿子。生继承人的事指望不上希波莉塔。我选择了伊莎贝拉。你必须把她送回来；而且你还有别的事要做。我知道你对希波莉塔的影响力；她的心掌握在你手中。我承认她是个完美的女人；她的灵魂安放在天堂里，鄙视卑微的人世；你可以让她从世俗中抽身。说服她解除我们的婚姻，然后到修道院隐居。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资助一家修道院；这样你有什么要求，她都能慷慨地满足，正如她或你所希望的那样。你将扭转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挽救奥特兰托的主权免遭毁灭。你是个谨慎的人，虽然我火爆的脾气让我违心地说出了许多不恰当的话，但我尊敬你的德行，我希望有机会感谢你保全我平静的生活和我的家族。”

“要承行上帝的旨意！”修道士说。“我只是上帝卑微的工具。他用我的口告诫您，亲王，您的想法是背德的。贞洁的希波莉塔受到的伤害将得到无限的怜悯。在我看来，您企图抛弃她的背叛行为将受到谴责；在我看来，您必须受到警告，放弃与您儿媳通奸的意图。上帝将她从您的狂暴之下带走，也将继续看顾她，既然审判很快就会降临您的家庭，您更应该改变想法。即便是我这样一个低贱的、不受尊重的修道士也有能力保护她免遭您的暴行。您恶毒地辱骂我，说我在我毫不知情的私情中扮演了同谋的角色，并诱惑我出卖自己的诚实，即便是我这样一个罪人也要鄙视您。我热爱我神圣的职责；我崇敬虔敬的灵魂；我尊重王妃的虔诚——但我不会出卖她对我的信任，不会以侍奉宗教之名与下流的罪恶同流合污。但这个国家的利益的确取决殿下您是否有儿子！上帝嘲笑人类的浅薄。就在昨天早上，有哪一个家庭比曼弗雷德家的更加壮丽辉煌？可现在，年轻的康拉德在哪儿？领主，我尊敬您的眼泪，不打算制止它们，让它们尽情的流吧，亲王！关于您属民的福利，上帝更看重您的泪水，而不是建立在欲望或计谋之上，注定不会成功的婚姻。一段绝不会被教会认可的婚姻保障不了从阿方索家族转到您家族的君权。如果曼弗雷德的名字必须消亡，乃是自高天而下的旨意，服从他的命令吧，领主；您会获得一顶永不旁落他人的王冠。来，我的领主；我喜欢这种悲伤，让我们回到王妃那里去。她还不知道您残忍的计划；我只是在提醒您。您看到了，对于您的罪过，她是怎样以温顺的忍耐，怎样竭力以爱意让自己听而不闻。我知道她渴望拥抱您，用她坚定不移的爱慕安慰您。”

“神父，”亲王说，“你误会了，我的良心非常不安。我是真的尊敬希波莉塔的美德；我认为她是个圣人；为了我灵魂的洁净，我希望把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系得更紧些。可事与愿违！神父，你并不了解我有多苦！我为我们结合的合法性忧心忡忡：希波莉塔和我有四分之一的血缘关系，这是真的，我们获得了赦免；但我还得知她曾与别人定过婚。这使我内心遭受巨大打击；我认为康拉德的死是这种不合法的婚姻招来的天罚！搬走压在我良心上的重担，解除我们的婚姻，然后完成神圣的工作——你神授的规劝已在我灵魂深处开始了这项工作。”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当神父发现狡诈的亲王变成这样，该受到多么尖利的刺痛！他为希波莉塔胆战心惊，觉得这女人注定要毁了；他还担心如果曼弗雷德发觉挽回伊莎贝拉无望，以他想要儿子的急切，他会转移目标，而那个人也许无法抗拒曼弗雷德的诱惑。一时间神父沉浸在思

绪之中。最后，想到还有拖延的余地，他觉得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让亲王对挽回伊莎贝拉死心。至于伊莎贝拉，从她对希波莉塔的喜爱，从她向自己表示出的对曼弗雷德言行的厌恶，修道士有信心让她支持自己，直到教会对离婚发出非难。打定主意后，最后他装作为亲王的顾虑吃惊的样子说：

“领主，我仔细考虑了殿下所说的话；如果致使您嫌恶贞洁之妻的动机真是良心的柔弱，我不会有意使您的心变硬。教会如同宠爱孩子的母亲，向她坦承您的痛苦，她会安慰您的灵魂，或是满足您良心的渴求，或是在查证您的顾虑后给您自由，让您以合法的方式延续子嗣。如果是后者，如果伊莎贝拉小姐能够同意——”

曼弗雷德以为要么是自己打动了这个好人，要么是这人最初的热心不过是为了维持体面，他为这种突然的转变欣喜异常，反复表示如果能在修道士的调停下成事，他将兑现最为豪爽的承诺。善良的神父忍着自欺的折磨，决心要转变亲王的想法，而不是顺从他。

“既然我们现在互相理解了，”亲王继续说道，“那么神父，我希望你满足我一个要求。我在储藏室里发现的年轻人是谁？他一定知道伊莎贝拉要逃走。告诉我实话，他是不是伊莎贝拉的情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奸夫？我一直怀疑伊莎贝拉对我儿子不感兴趣，我可以找出无数个细节证明这种怀疑。伊莎贝拉自己也明白，当我在走廊跟她说话时，她顾左右而言他，极力为她对康拉德的冷淡辩解。”

修道士只是偶然从王妃那儿听说过这个年轻人，其他的一无所知，他来不及细究曼弗雷德的急躁，想着在曼弗雷德心里种下嫉妒的种子也不错，等它们生根发芽，将来就能派用场：如果他坚持与伊莎贝拉结合，这样就能让他对她产生偏见；或是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线索上，全神贯注的构思不切实际的阴谋，以防止他追逐新的猎物。虽不乐意这么干，但他在回答曼弗雷德时，话里话外暗示他也认为伊莎贝拉和年轻人有某种关系。一得到这种暗示，亲王一点就着的怒气化作熊熊烈火。

“我要把他们的阴谋查个一清二楚，”他嚷到。他交代神父留在原地等他回来，然后骤然离去。他匆匆前往城堡大厅，命令仆人把那个农民带到他面前来。

“你这个坏心肠的骗子！”亲王一见到年轻人就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这是天意，是不是？是月光让你发现了活板门的锁，对不对？告诉我，无耻的小子，你是谁？你跟伊莎贝拉公主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小心回答，别打算像昨晚那样糊弄我，不然我就打到你说为止。”

年轻人明白亲王已经发现他参与了公主的出逃，推断无论自己说什么既不会对公主有所帮助也不会有所伤害，于是回答道：

“我不是骗子，领主，我也不该受到辱骂。昨晚我已经诚实地回答了殿下的每个问题，今天我要说的也是一样。我并不害怕您拷问我，只是我的灵魂憎恶一切谎言。请再问一遍，领主；我会尽力让您满意。”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亲王说，“你只是想要拖延时间，好准备托辞。直说，你究竟是谁？你和伊莎贝拉公主认识了多长时间？”

“我在邻村干活，”农民回答道，“我叫西奥多。昨天夜里，伊莎贝拉公主在储藏室里发现了我，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她。”

“我信不信取决于回答是否让我满意，”曼弗雷德说，“但我想在查明真相以前先听听你的说法。告诉我，伊莎贝拉公主是怎么跟你解释她要逃走的？你的性命取决于你的回答。”

西奥多回答说：“她说她处在毁灭的悬崖上，如果不从城堡逃出去，她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

“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为了一个傻丫头说的话，”曼弗雷德说，“你竟敢惹怒我？”

“如果女人在困境中向我寻求保护，”西奥多说，“我不怕惹怒任何人。”

进行审问时，玛蒂尔达正要去希波莉塔的房间。曼弗雷德坐在大厅较高的一端，那里是装有花格窗的木质走廊，也是玛蒂尔达和比安卡的必经之路。玛蒂尔达听到父亲的声音，看到仆人们围在他身旁，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就停了下来。她一下子就注意到那个囚犯：他回答问题时的沉着镇定，他说最后一句话（那是她听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时的勇敢，让她对此人的气度好奇。即便是在这种处境下，他也显得英俊、高贵、有威严。然而，他的面容很快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

“天啊！比安卡，”玛蒂尔达公主轻声说，“我是在做梦吗？那个年轻人简直与走廊上的阿方索画像一摸一样。”

她没再说什么，因为她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种蛮勇，”曼弗雷德说，“比你之前所有的傲慢都可恶。你会尝到你所藐视的愤怒是什么滋味。抓住他，”他继续说，“捆起来——伊莎贝拉听到的有关她勇士的第一个消息将是他为她掉了脑袋。”

“你冤枉了我，为此你将感到内疚，”西奥多说，“而这让我坚信救伊莎贝拉远离你的残暴是无比正确的。不管我会遭受什么，都愿她能得到幸福！”

“这就是情人！”曼弗雷德怒吼，“若是普通的农民，死到临头还能这般热情洋溢？告诉我，告诉我，鲁莽的孩子，你是谁？否则就让酷刑把你的秘密挖出来。”

“你已经用死亡威胁过我了，”年轻人说，“我告诉你的是实情。如果酷刑就是我所能期待的诚意，我不会受你的诱惑，继续迁就你自以为是的好奇心了。”

“那你是不打算开口了？”曼弗雷德问。

“不，”年轻人回答道。

“把他拉到院子里，”曼弗雷德说，“我要立刻看到他的脑袋落地。”

玛蒂尔达听到这话就昏了过去。比安卡尖声一叫，喊道：“救命！救命！公主死过去了！”

曼弗雷德被尖叫声吓了一跳，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年轻的农民听到动静也被害怕起来，他急切地询问同样的问题。但曼弗雷德命人马上把他拉到院子里，待弄清比安卡为何尖叫，就立刻行刑。得知缘由，曼弗雷德以为不过是女人大惊小怪而已，他命人把玛蒂尔达抬回她的房间，然后冲进院子，叫侍卫让西奥多跪下，准备接迎接那致命的一击。

顽强的年轻人对残酷的判决不做反抗，除了曼弗雷德，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年轻人渴望知道自己听到的有关伊莎贝拉公主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又害怕使这个暴君对公主更为恼火，于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唯一

要求的恩惠是帮他找一位告解神父，好让他与天父和解。曼弗雷德则希望告解神父能探听得年轻人的来历，欣然准许了他的要求；曼弗雷德以为杰罗姆神父此刻已经站在自己这边，于是命人把神父找来，听这个犯人忏悔。神父没料到自己轻率之举会引发的一场灾难，他向亲王跪下，以郑重恳请亲王不要倾流无辜者的鲜血。神父以最激烈的言辞谴责自己的草率，竭力为年轻人开脱，想尽一切办法平息暴君的怒火。杰罗姆的求情非但没有缓和曼弗雷德的怒气，反而更加激怒了他。神父的反复让他怀疑自己被这两个人耍了。他命令神父履行自己的职责，言明不会给囚犯留很多时间告解。

“我也不要求很多时间，领主，”不幸的年轻人说。“感谢上帝，我的罪孽并不多；没有超过我年龄所能犯的罪过。好心的神父，不要哭，我们快些告解吧。这是个邪恶的世界，我没有理由带着遗憾离开。”

“噢，可怜的年轻人！”杰罗姆说，“你怎么能忍受我出现在你面前？我杀了你！是我让你面临这悲惨的一刻！”

“我从心里原谅你，”年轻人说，“就像我希望天父能宽恕我一样。神父，请你听我忏悔，并祝福我。”

“虽然这是我的职责，可我怎能像往常那样为你准备通往天国的道路？”杰罗姆说，“如果不原谅自己的仇敌，就不能获得救赎。你能原谅那个不敬上帝的人吗？”

“我能，”西奥多说，“我原谅他了。”

“难道你就一点儿都不感动吗，冷酷的亲王？”修道士说。

“我叫你来是听他忏悔的，”曼弗雷德厉色说，“不是为他求情的。是你让我对他发怒的——他流的血要算在你头上！”

“会的，一定会的！”善良的神父在极度的痛苦中说道，“这受祝福的年轻人将要去的地方，你和我永远别指望能到达！”

“快点！”曼弗雷德说，“无论是修道士的号哭还是女人的尖叫，都别想动摇我。”

“什么！”年轻人说，“我的命运真能引发我所听到的事？伊莎贝拉公主又落到你的手上了吗？”

“你又激起了我的怒火，”曼弗雷德说，“准备好，你最后的时刻来了。”

年轻人怒火中烧，他看到所有的侍者和修道士都为他而悲伤，深受感动，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脱下紧身衣，解开纽扣和领子，然后跪下祈祷。他俯身下去的时候，衬衫滑落肩膀，露出一个滴血之箭的记号。

“我的天啊！”神父吃惊地喊道，“我看见了什么？是我的孩子！我的西奥多！”

随后抒发的深情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侍者与其说是高兴得忘了哭泣，不如说是被惊呆了。他们仿佛在用眼神询问主人，他们该对这一切作何感想。年轻人接连表现出惊讶、疑惑、亲切、尊敬的神情。他以最谦逊的姿态接受了老人的泪水和拥抱。但他不敢报什么希望，猜测着曼弗雷德的顽固是否有所软化，他朝亲王瞥了一眼，像是在说，此情此景，你也无动于衷吗？

曼弗雷德的心肠并非由铁石铸就。他在震惊之下忘了发怒；但碍于自尊，他不愿承认自己被感动。他甚至怀疑发现记号是不是修道士为了救这个年轻人玩的把戏。

“这算什么？”他说。“他怎么会是你的儿子？你从事的职业，你受人推崇的圣洁，你怎么能声称一个农民的后代是你私情的产物？”

“噢，上帝啊！”神父说，“你怀疑他不是我儿子？如果我不是他的父亲，我怎么如此痛苦？饶恕他吧！好心的亲王！饶恕他！随您怎么骂我都行。”

“饶恕他！饶恕他！”随从们喊道。“看在这个好人的份上！”

“肃静！”曼弗雷德严厉地说道。“在我原谅他之前，我必须了解更多情况。圣徒的私生子可不一定也是圣徒。”

“太伤人了，阁下！”西奥多说。“不要这样残忍地侮辱他。如果我是这个值得尊敬的人的儿子，就算不是如你一般的亲王，我也清楚我血管里流淌的血液——”

“是的，”修道士打断他的话说，“他有贵族血统，并非卑贱之徒。领主，请您与他说几句。他是我的婚生子，在西西里比法尔科纳拉更古老

的家族没有几个。天啊！领主，什么是血脉！什么是高贵！我们都是卑微的人类，是痛苦、有罪的创造物。只有虔诚才能从我们来自于它也必将归于它的尘土中把我们区别开来。”

“停止你的说教，”曼弗雷德说，“你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杰罗姆神父，而是法尔科纳拉伯爵了。告诉我你的来历；如果你不能侥幸为这个顽固的罪犯求得恩典，以后你有的是机会布道。”

“圣母玛利亚！”修道士说，“领主，您怎么能拒绝一个父亲为他唯一的儿子，失散多年的儿子求情？伤害我吧，领主！骂我、折磨我、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但请放过我的儿子！”

“现在你明白了，”曼弗雷德说，“失去唯一的儿子是什么滋味！不过一个小时之前你还劝我说，如果我的家族注定要消亡，我该服从命运的安排。可是，法尔科纳拉伯爵——”

“哎呀，领主，”杰罗姆说，“我承认冒犯了您；但请不要加剧一个老人的痛苦！我不是夸耀自己的家族，连这种念头都没有——是天性让我为这孩子求情；是出于对那位孕育了他的可爱女人的回忆。西奥多，她，她死了吗？”

“她的灵魂早已同蒙受祝福者在一起，”西奥多说。

“唉！怎么回事？”杰罗姆哭着说，“告诉我——不，别——她已经得到了幸福！现在你是我唯一在意的人了！最受人敬畏的领主，您，您会放过我可怜的孩子的性命，对吗？”

“回你的修道院去，”曼弗雷德回答说，“再把伊莎贝拉公主带到这儿来；然后照我其他的指示做；我就会答应放了你儿子。”

“噢！阁下，”杰罗姆说，“为了这年轻人的安全，我必须放弃诚实？”

“为了我！”西奥多喊道。“与其让你的良心受玷污，不如让我死一千次。这暴君究竟找你索要什么？伊莎贝拉还安全吗？保护她，德高望重的长者；让他把一切怒火都发泄在我身上。”

杰罗姆想制止这个激动的年轻人；可就在曼弗雷德开口前，传来一阵马蹄声，城堡外突然响起刺耳的号角声。与此同时，留在院子另一头

的魔盔发出了动静，上面的黑羽毛剧烈地抖动起来，并点了三下，仿佛是戴上头盔的隐形人正在鞠躬。

第三章

当曼弗雷德看到魔盔上的羽毛随着刺耳的号角声整齐一致地摆动时，他在心里原谅了年轻人。

曼弗雷德不再把杰罗姆看成是法尔科纳拉伯爵，他说：“神父！这预示着什么？如果我冒犯了——”羽毛摆动得更猛烈了。

“我是个不幸的亲王，”曼弗雷德哭喊道。“圣父啊！你不帮我祈祷吗？”

“领主，”杰罗姆回答说，“毫无疑问，天庭不满您对他仆人的嘲弄。把自己交付给教会吧；停止对教会执事的迫害。放开这个无辜的年轻人；学着尊敬我的神品。天庭不容藐视：您瞧——”号角再次响起。

“我承认自己太轻率了些，”曼弗雷德说。“神父，请你到门外去问问是谁在那里。”

“那么你答应我饶西奥多的命了吗？”修道士回答说。

“是的，”曼弗雷德说。“不过，去问问外面的人是谁！”

杰罗姆搂着儿子的脖子，确认他完好无缺，眼泪如洪水般泛滥。

“你答应去门外的，”曼弗雷德说。

“我想，”修道士回答说，“殿下应该可以谅解，我首先要感谢您赐予我心灵的礼物。”

“去吧，最亲爱的人，”西奥多说；“服从亲王的旨意。我不值得你为我惹亲王不快。”

杰罗姆询问外面的人是谁，有人回答道：“一个传令官。”

“谁派来的？”杰罗姆问道。

“巨剑骑士，”传令官说，“我有话要跟篡夺奥特兰托堡的人说。”

杰罗姆回到亲王跟前，一字不落地转述了他所听到的。开头几个字让曼弗雷德惊骇不已，可当他听到自己被说成是篡位者时，怒火被重新点燃，他又恢复了平时的胆量。

“篡位者？无耻之徒！”曼弗雷德嚷道。“谁敢质疑我的头衔？退下，神父；这不关僧侣的事：我要亲自会会这个放肆的家伙。回你的修道院去，安排伊莎贝拉公主回这儿来。你儿子就作为确保你忠实的人质：他的性命取决于你是否听话。”

“天啊！领主，”杰罗姆哭着说，“殿下，您刚刚饶了我的孩子——难道您这么快就忘了天庭的干预？”

“天庭，”曼弗雷德回答说，“是不会派传令官来质疑合法亲王的头衔的。我甚至怀疑，天庭是不是一定会通过修道士传达旨意——不过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现在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带伊莎贝拉公主回来，凭一个莽撞的传令官可救不了你儿子。”

神父无言以对。曼弗雷德命人把他送到后门，然后赶出城堡之外。他又命侍从把西奥多押到黑塔顶，严密看管；在那之前，勉强让父子两在分别时匆匆拥抱了彼此。曼弗雷德回到大厅，以亲王的仪态安坐好，然后命人把传令官带来。

“喂，无礼的家伙！”亲王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传令官回答说：“我来见你，曼弗雷德，从声名显赫且不可战胜的骑士——巨剑骑士手里篡夺奥特兰托堡主权的人。维琴察侯爵，弗雷德里克，以亲王的名义要求你交出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小姐。你趁他不在，贿赂假冒的监护人，以卑鄙无耻的手段将她弄到你手里。他还要求你放弃奥特兰托堡的主权，他才是最后一任合法亲王——高尚的阿方索的最近血亲，而你把这一切都霸占了。如果你不立即答应这些要求，他邀你进行单独的决斗。”说这话时，传令官扔下自己的剑。

“那个派你来的大放厥词者在哪儿？”曼弗雷德问道。

“在一里格之外，”传令官说，“他来向你索要他的合法权利，因为他是真正的骑士，而你不过是巧取豪夺之辈。”

虽然被这样的挑衅中伤，但曼弗雷德明白激怒侯爵对自己不利。他

知道弗雷德里克的要求理由充分；他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弗雷德里克的祖先在高尚的阿方索死后声称自己是奥特兰托堡亲王，但没有正式公布；而曼弗雷德，他的父亲和祖父太过强大，维琴察家族无法将他们驱逐。弗雷德里克曾是个好战多情的王子，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为妻，他爱这个女人，可伊莎贝拉还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妻子的死使他深受打击，于是他参加十字军，前往圣地。在与异教徒作战的时候，他受伤被俘，传闻说他已经死了。这消息传到曼弗雷德耳中，他就贿赂伊莎贝拉小姐的监护人，把她送来与其子康拉德成婚，他计划通过联姻将两个家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康拉德一死，曼弗雷德在这动机的驱使下立即决定由自己来娶伊莎贝拉；现在出于同样的考量，他决心争取让弗雷德里克同意这桩婚事。于是他想把弗雷德里克的随行人员都请到城堡里来，唯恐弗雷德里克知道伊莎贝拉的出逃，他为此严令仆人不许向骑士的随从透露一星半点。

“传令官，”曼弗雷德在一番思量后立即说，“回去对你的主人说，在用剑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前，曼弗雷德要跟他谈谈。告诉他，我作为一位真正的骑士，诚挚地欢迎他来我的城堡。他将受到殷切的招待，他及他的随从将获得最安全的保障。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友好的手段解决争端，我发誓他可以安全的离开，并且将凭借法律的武器得到满足。圣父圣子及圣灵，请帮助我！”

传令官鞠了三个躬，然后退下。

曼弗雷德见传令官的时候，杰罗姆内心有无数个矛盾的念头激荡不已。他担心自己儿子的生命，所以他第一个想法是说服伊莎贝拉返回城堡。但他也同样害怕伊莎贝拉嫁给曼弗雷德。他怕希波利塔无底线地服从自己的亲王丈夫；不过他肯定自己能用王妃的虔敬提醒她反对离婚，如果他能见到王妃的话；可那样曼弗雷德就会发现是他在碍事，西奥多同样性命不保。他急于想知道传令官是从哪儿来的，轻易就能质疑曼弗雷德的头衔。杰罗姆不敢不回修道院，他怕伊莎贝拉会离开，如果她再次逃走，那就要算在他头上。杰罗姆忧心忡忡地回到修道院，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一个修道士在走廊上遇到他，见他满面愁容，就说：

“哎呀！兄弟，这么说我们真的失去了优秀的希波利塔王妃？”

神父大吃一惊，喊道：“什么意思，兄弟？我刚从城堡回来，走的时候她还好好的。”

另一个修道士回答说：“马特利从城堡出来，一刻钟前路过这里，他说王妃殿下去世了。所有的弟兄都去祈祷室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喜乐地进入更美好的生命。他们知道你和那位善良的女士有着圣洁的情谊，所以让我在这里等你，担心你会因此而痛苦——当然，我们有理由哭泣；她就像我们家族的母亲。但人的生命不过是一段历程；我们不必抱怨——我们应跟随她！愿我们能有她那样的善终！”

“好兄弟，你在做梦呢，”杰罗姆说。“我告诉你，我就是从城堡回来的，走的时候王妃很好。伊莎贝拉小姐在哪儿？”

“可怜的小姐！”修道士回答说，“我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她，并安慰她。我说死亡只是暂时的，劝她戴上修女的面纱，我还引用了阿拉贡的桑奇亚公主为例。”

“你的热心是好的，”杰罗姆不耐烦地说。“但眼下没这必要：希波利塔很好——至少我相信主会保佑她；我没听到说她不好的消息——不过据我看来，亲王的急切——好了，兄弟，伊莎贝拉小姐在哪儿？”

“我不知道，”那个修道士说，“她哭得很厉害，说要回自己的房间。”

杰罗姆马上丢下同伴，立即去找伊莎贝拉公主，但公主不在她的房间里。他询问修道院的仆人，他们也一无所知。他找遍修道院和教堂也不见公主的踪影，于是派人去附近打听，看有没有人见到过公主，但也是徒劳无功。这位好心人异常迷茫。他判断，伊莎贝拉猜测是曼弗雷德造成了自己的妻子突然离世，这提醒了她，于是躲到更隐秘的地方去了。她再次出逃无疑将会使亲王的怒火高涨。希波利塔的死讯虽说难以置信，但此刻却让杰罗姆更加惊慌失措；尽管伊莎贝拉的逃走表明她不愿曼弗雷德做自己的丈夫，杰罗姆也不能因此有些许轻松，因为他儿子的生命更危险了。他决定返回城堡，并拉上几位兄弟同去，既可以向曼弗雷德证明自己的清白，必要时也可帮他为西奥多求情。

与此同时，亲王走进院子，命人将城堡大门打开，迎接初次到来的骑士和他的随行队伍。几分钟后，骑兵队到达。打头的是两个执杖的先锋。紧接着是传令官，两名男侍从和两名号手跟随其后。之后是一百名近卫步兵。这些人像马匹一样踏步而来。他们后面是五十名身着猩红与黑色服饰的男仆，那是骑士的标志颜色。然后是一匹被人牵着的马，一

位绅士骑在马背上，两侧各有一位传令官，他们举着四角画有维琴察和奥特兰托徽章的旗帜——曼弗雷德觉得被冒犯了——但他隐忍不发。又有两名男侍从跟随其后。骑士的告解神父拨弄着念珠。另有五十名男仆如前五十名一样的打扮。两名骑士全副武装，护面甲被放下来，他们随为首的骑士而来。他们的随从负责拿他们的护盾和武器。巨剑骑士自己的随从是一百个举止有礼的男士，他们扛着一把巨大无比的剑，仿佛被压得快要昏过去了。巨剑骑士骑着一匹栗色的马，也是全副武装，长矛没有举起。他的脸完全被面甲遮住了，面甲上有一大束猩红及黑色的羽毛。五十名带着鼓和号角得近卫步兵押尾，他们左右调换位置，好给为首的骑士腾出地方。

巨剑骑士一到门口就停下了；一个传令官上前，重申先前的挑战。曼弗雷得的眼睛盯着那把巨大的剑，眼看就要投降了；然而，从他身后吹来的一阵强风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转过身，看到魔盔上的羽毛同之前一样异常地抖动起来。巨剑和羽毛仿佛都在预示他的命运，只有如曼弗雷德这般的无畏，才不至于倒下。不过他不屑在陌生人面前显露他一直以来在人前表现出的勇气，大着胆子说："骑士先生，不管您是谁，我对您表示欢迎。如果您是凡人，您的勇气将遭遇不逊于您的对手；如果您是真正的骑士，您一定不屑用巫术来达到目的。不管这些预兆来自天庭还是地狱，曼弗雷德坚信自己理由充分，他还相信圣尼古拉斯会帮助他，这位圣徒一直都在保护他的家族。下马吧，骑士先生，休息休息。明天，您将得到一个公平的场地，上帝会站在正义者的一方！"

巨剑骑士没有回答，但他下了马，随曼弗雷德向城堡大厅走去。他们经过庭院时，骑士停下来，他凝视着魔盔，然后屈膝跪下，像是在默默祈祷。几分钟后，他起身朝亲王做了个手势，示意继续前行。他们一进大厅，曼弗雷德就建议这个陌生人脱下盔甲，但骑士摇头拒绝了。

"骑士先生，"曼弗雷德说，"这很无礼，但我是善意的，不会生你的气，您也没有理控诉奥特兰托亲王。我并没有做出任何背信之举；我也希望没人想要背叛您；请接收我的挑战（给出自己的戒指）。您和您的朋友将享受殷勤的接待。请在这儿休息，以恢复精神。我去命人安排您随从的食宿，之后再回来。"三位骑士鞠躬接受曼弗雷德的好意。曼弗雷德命人把陌生人的随从领到附近的收容所，那是希波利塔王妃为收容朝圣者而建的。当他们绕庭院朝大门去的时候，那把巨剑从男仆手中弹起来，落到魔盔对面的地上，之后便一动不动了。曼弗雷德对这些异象本

已麻木，见此情景，他克忍住吃惊，返回大厅。此时，宴席已备好，曼弗雷德邀请沉默的客人入座。曼弗雷德虽心绪不安，但还是尽力活跃气氛。他问了几个问题，但只收到手势的回答。他们推上面甲，但只露出够他们吃饭的地方，而且吃得很少。

“先生们，”亲王说，“你们是我在城堡里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可你们却不屑与我交谈。我以为君主不该在陌生人和哑巴面前拿自己的国家和尊严冒险。你们说是以维琴察的弗雷德里克的名义来的；我听说他是个勇敢而有礼的骑士；我敢说，他不会认为同一位地位相当的亲王谈论一些世俗的事有辱他的尊严，也不会不知道携带武器时的行为规范。你们还是不愿开口——好吧，就这样吧——出于好客及侠士风范，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高兴怎样就怎样。不过，给我一杯酒；你们应该不会拒绝为你们美丽的爱人干杯吧。”

为首的骑士叹了口气，起身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骑士先生，”曼弗雷德说，“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我不会限制你什么：按你的喜好来吧。既然你们情绪不高，那就让我们沉浸在悲哀中吧。你们可能更愿意讨论事务。那就退席，听听我要说的，是否比我竭力想出的消遣更能让你们高兴。”

曼弗雷德引三位骑士进入内室，关上门，请他们坐下，他向为首的人说：

“我理解的是：骑士先生，您以维琴察侯爵的名义来这儿，要求接回侯爵的女儿——伊莎贝拉。可她在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下，与我的儿子在圣堂订婚。您还要求我放弃自己的领土，把它还给您的主人，因为您主人声称自己是阿方索——愿他安息！——最近的血亲。我先谈您第二个要求。您必须知道，您的主人也是知情的，我从我父亲，唐·曼纽尔手里继承了奥特兰托堡的主权，我父亲则是从我祖父，唐·里卡多手里继承的。他们的前任阿方索，死于圣地，没有留下子嗣，于是把产业赠予我祖父，唐·里卡，以感激他忠实的服侍。”陌生人摇摇头。

“骑士先生，”曼弗雷德热切地说，“里卡多是个勇敢正直的人，也非常虔诚；看，他慷慨地建造了附近的教堂和两座修道院。他受到圣尼古拉斯的另眼看待——我祖父配不上——先生，我是说唐·里卡多配不上——抱歉，您打断了我的话。我尊重对我祖父的怀念。先生们，他持有

这份产业；以他的正义之剑和圣尼古拉斯的青睐保有这份产业——我父亲亦是如此；先生们，我也将如此，不管发生什么。但是您的主人弗雷德里克是有最近的血缘。我已经同意用剑来验证我的头衔。那是邪恶的头衔吗？我早该问，您的主人弗雷德里克在哪儿？传言说他死在俘虏营里。而你们说，你们的行为表明，他还活着——我很怀疑——先生们，我是可以怀疑的——但我却没有。其他亲王可能会要求弗雷德里克用武力要回自己的遗产，如果他能得话。他们才不会为一场单打独斗堵上自己的尊严。他们绝不会遵从一帮陌生的哑巴的决定！原谅我，先生们，我太激动了。但如果你们处在我的位置上，如果你们的祖先的荣誉和你们自己被人质疑，勇敢的骑士们，你们就不会动怒吗？”

“说到正题，您要求我交出伊莎贝拉小姐。先生们，我必须问你们是否有权接收她？”

骑士点了点头。

“接收她，”曼弗雷德继续说，“好吧，你们有权接收她，但是，高贵的骑士，我能问你是否有充分的处置权吗？”

骑士又点了点头。

“这很好，”曼弗雷德说，“那么请听听我的建议。您看，先生们，在你们面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他哭了起来。“请你们同情我；我有权的得到同情，我确实应该的得到同情。你们知道吗，我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快乐和我家族的支撑——康拉德昨天早上死了。”

骑士们露出惊讶的迹象。

“是的，先生们，命运抛弃了我儿子。伊莎贝拉自由了。”

“那么你会把她交出来？”为首的骑士打破沉默喊道。

“请多一些耐心，”曼弗雷德说。“在你们的友好见证下，我欣喜地发现这件事可以和平地解决。我接下来要说的绝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你们看得出来，我对这世界已经厌倦。失去了儿子，我就了却了世俗的一切牵挂。权利和地位对我不再有任何吸引力。我本希望能将我从祖先手里接过来的君权和荣耀交给我儿子——但一切都完了！我生无可恋，这才高兴地接受你们的挑战。作为正直的骑士，没有什么比使命落空更

能让他心甘情愿地赴死。不管天庭有何旨意，我都服从；先生们，我是个悲痛欲绝的人。曼弗雷德不值得嫉妒，但显然你们还不知道我的事。”

骑士表示一无所知，但像是希望曼弗雷德说下去。

“这可能吗，先生们，”亲王继续说，“你们还不知道我的事？你们没听说任何有关我和希波利塔王妃的事？”

骑士们摇摇头。

“不！先生们，我相信你们。你们以为我野心勃勃：野心，唉！野心需要更多坚毅的成分。如果我有野心，我不会多年来饱受良心上的谴责。你们听烦了吧，我长话短说。要知道，我的心长期为我和希波利塔王妃的结合烦忧。噢！先生们，如果你们认识那位优秀的女人！如果你们了解我把她当做情人来爱慕，当做朋友来珍惜——但人不可能生来就享受完美的幸福！她理解我的忧虑，在她的同意下，我向教会坦承了这件事：我和她有法律禁止的血缘关系。我时时刻刻等待着那将把我们永远分开的最终判决——我肯定你们是同情我的——我看得出来——原谅我的眼泪吧！”

骑士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这一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曼弗雷德继续说：

“正当我焦虑不安时，我儿子死了，我只想丢下领土，去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隐居。唯一难办的是确定一个继承人，他要善待我的人民。再者是安排伊莎贝拉小姐的去处，她对我来说就像是家人一样。我很愿意振兴阿方索一脉，哪怕是他最远的亲属。但请原谅我，我很高兴让里卡多的后裔取代阿方索的后裔是他本人的意愿；但我要到哪里去寻找他的亲属呢？我只知道你的主人弗雷德里克；他被异教徒俘虏，或者已经去世；就算他活着，回来了，他愿意为无足轻重的奥特兰托堡结束维琴察的繁荣吗？如果他不愿意，我可以想见，到时候他会派一个严厉冷酷的总督来管理我可怜的忠实的民众。先生们，我爱我的人民，感谢上帝，他们也爱我。但你们要问了，长篇大论要说到什么时候？那就简单点。上帝保佑，你们的到来给我的不幸及所有难题指出了解决之道。伊莎贝拉小姐自由了；我不久也将自由。为了我的人民，我愿意顺服任何提议。也许我的办法不是最好，但化解我们两家宿怨的唯一途径是我娶伊莎贝拉小姐为妻。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吃惊了。虽然我永远珍视希波利

塔的美德，但亲王不能光考虑自己，亲王是为他的人民而生的。”一个仆人突然进来，通知曼弗雷德，杰罗姆和几个同伴要求立即见他。

亲王恼恨被打断，但又担心修道士会向陌生人透露伊莎贝拉已逃入庇护所的消息，于是打算阻止杰罗姆进来。他转念一想，杰罗姆肯定是要通知伊莎贝拉公主的归来，他向骑士告罪要离开一会儿，但被修道士堵在门口。曼弗雷德气愤地指责他们擅闯，扬言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杰罗姆太过激动，他站在那儿大声宣告伊莎贝拉又逃走了，并声明自己是清白的。

消息本身就够让曼弗雷德心烦的了，更何况又让这帮陌生人知道了。曼弗雷德语不成句，一边责备修道士，一边向骑士们道歉。他急于知道伊莎贝拉出了什么事，又怕被骑士们知道；着急去找她，又怕骑士跟他一块去，于是提出派人去找伊莎贝拉。但为首的骑士不再保持沉默了，他严词质问曼弗雷德偷偷摸摸的行事风格，要求他解释伊莎贝拉离开城堡的原因。曼弗雷德瞪了杰罗姆一眼，示意他别说话，然后假称是他在康拉德死后把伊莎贝拉安置到圣所，直到他想好怎么安排她以后的生活。杰罗姆由于担心自己儿子的性命，不敢反驳这些假话，但他的一个兄弟，不明就里，坦率地说出伊莎贝拉是在前一天夜晚逃到他们教堂去的。亲王无力阻止，感到无比耻辱和惶恐。为首的陌生人惊讶地听着两种矛盾的说法，他认为尽管曼弗雷德对伊莎贝拉的出走表示担忧，但八成是曼弗雷德把藏她起来了，于是冲向门，说：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必须找到伊莎贝拉。”

曼弗雷德试图制止他，但他在其他两位骑士的帮助下，越过亲王，快步走进院子，召唤他的随从们。曼弗雷德发现无法撇下他去找人，提出一同前去，并叫来自己的随从，杰罗姆和几个修道士也作为向导随行，各路人马就这样从城堡出发；曼弗雷德私下命人看住骑士的同伴，而当着骑士，他假装派出一个信使去请求他们的协助。

他们离开不一会儿，玛蒂尔达也跟着离开城堡。自从亲眼见那个年轻的农民在大厅被判死刑后，玛蒂尔达就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设法解救他。她从女佣人那儿听说曼弗雷德把所有人都派出去了，让他们四处搜寻伊莎贝拉。他下令时很匆忙，话说得笼统，本无意让看管西奥多的守卫参与，但他忘了。有这样一位专横的亲王，仆人们早已习惯于一丝不苟的服从他的指令，再说他们也好奇，也

爱追求刺激，于是争先恐后地参与到突然发起的追捕之中，只留了一个人在城堡。玛蒂尔达甩开女仆，悄悄登上黑暗的塔楼，拔去门闩，出现在西奥多面前，年轻人大吃一惊。

“年轻人，”她说，“虽然我的行为违背了子女的孝道和女子的谦逊，但高于一切教条的神圣的宽容将证明我的行为是正义的。走吧；你牢房的门已经开了：我父亲和他的随从都不在；但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回来。安全地离开吧；愿天使为你指路！”

“你就是一位天使！”狂喜的西奥多说道。“只有蒙受祝福的圣人才会如你这般说话、做事、看人。我不能知道你的名字吗，上天赐予我的保护人？你提到过你父亲。这可能吗？曼弗雷德的血脉也有圣洁的怜悯之心！可爱的小姐，你没有回答。但你自己怎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反而为西奥多这样的坏蛋费心？我们一起逃吧，你救了我的命，我誓死也要保护你。”

“哎呀！你想错了，”玛蒂尔达叹了口气说，“我是曼弗雷德的女儿，不会有危险的。”

“太奇妙了！”西奥多说，“昨晚我还为帮了你而夸赞自己，今天你就用高尚的仁慈给了我如此慷慨的回报。”

“你又弄错了，”玛蒂尔达公主说。“但现在没时间解释。走吧，正直的年轻人，在我还能救你的时候。如果我父亲回来，你跟我就该颤抖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迷人的姑娘，”西奥多说，“难道我会为了保命而让你有任何危险吗？那我宁愿死一千次。”玛蒂尔达说：“我没什么危险，只要你不再拖延。快离开；不能让人知道是我帮你逃走的。”

“以天上的圣人起誓，”西奥多说，“你不会被怀疑；否则，我定要留在这里，等待将要降临到我头上的一切。”

“噢！你真是太善良了，”玛蒂尔达说，“但请放心，怀疑不到我头上。”

“把你漂亮的手给我，以证明你没有欺骗我，”西奥多说，“让我把热泪倾洒在你手上，作为我感激的表示。”

“别！”玛蒂尔达公主说，“不能这样。”

“唉！”西奥多说，“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不幸——也许永远不会再了解其他的幸运：请勉强接受我因为真诚的感激而表露的纯洁的欣喜之情，是我的灵魂要把它的泪水印在你手上。”

“别，快走，”玛蒂尔达说。“伊莎贝拉不会愿意看到你跪在我脚下。”

“谁是伊莎贝拉？”年轻诧异地说。

“啊，是我！”玛蒂尔达公主说，“我怕是救了一个骗子。你忘了你今早问的问题？”

“你的神情、行为和美丽都散发出神性的光辉，”西奥多说，“但你的话晦涩难懂。说吧，小姐；说给你的仆人听听。”

“你心里明白！”玛蒂尔达说。“我再说一次，快走。我本可救你的命，但如果我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你的血就要算到我头上。”

“小姐，我走，”西奥多说，“因为这是你的意思，因为我不能让悲伤的父亲把他的白发放进我的坟墓。但是可爱的小姐，请告诉我，你怜悯我。”

“等等，”玛蒂尔达说，“我带你去地下储藏室，伊莎贝拉就是从那儿逃走的；你可以从那儿到圣尼古拉斯的教堂寻求庇护。”

“什么！”西奥多说，“我帮助她找到地下通道的人是另一个，不是你？”

“是我，”玛蒂尔达说，“但别多问；你留在这儿让我胆战心惊；逃到避难所去。”

“去避难所，”西奥多说，“不，公主；避难所是收容无助的未婚少女或罪犯的。西奥多的灵魂没有罪，也装不出有罪的样子。给我一把剑，小姐，您父亲将知道西奥多鄙视不光彩的逃跑。”

“太轻率了，年轻人！”玛蒂尔达说，“你怎么敢向奥特兰托堡亲王举剑？”

“我不针对你父亲；的确，我不敢，”西奥多说。“原谅我，小姐；我忘了。但请让我多看看你，好让我记住你是曼弗雷德暴君的后代。但他是你父亲，从这一刻起，我所受到的伤害一笔勾销。”

上面响起一声低沉的呻吟，把公主和西奥多吓了一跳。

“天啊！有人在偷听！”玛蒂尔达公主说。他们仔细听，什么也没听到，于是把呻吟声归结为蒸汽的喷发。玛蒂尔达公主轻手轻脚地走在西奥多前面，把他带到父亲的军械房，给他找了一整套装备，然后送他去后门。

“别进镇子，”玛蒂尔达公主说，“也别往城堡西边去。曼弗雷德和陌生人准是去那儿搜人了；赶紧朝相反的方向跑。树林后面有一条向东延伸的岩石带，里面布满错综复杂的洞穴，穿过洞穴你就能到达海边。在那里找地方藏起来，等有船靠岸时，你就上去。走！愿上帝指引你！如果你祈祷，请偶尔提起玛蒂尔达这个名字。”

西奥多俯在她脚下，不顾她的挣扎，抓着她纤细的手亲吻。他发誓说一旦他有机会获封骑士，就宣布自己为她永远的骑士，并请公主允许他这么做。公主还来不及回答的时候，突然一声霹雳，把城垛都撼动了。西奥多不顾风暴来临，仍然催促公主答应；但公主受了惊，匆匆退进城堡，命令年轻人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年轻人叹息着离去，眼睛盯着大门，直到玛蒂尔达把门关上，两人再看不见彼此。在这次会面中，两颗心都生出了强烈的情感，两人都是第一次有如此感受。

西奥多忧郁地前往修道院，去告诉父亲自己被放了。到了那儿，他得知杰罗姆不在，还听说了为找寻伊莎贝拉小姐展开的搜索，以及一些他不知道的细节。西奥多天性中的勇敢促使他决心帮助伊莎贝拉；但僧侣们不能提供任何有助于他猜测逃跑路线的线索。他不愿为找人走太远，因为玛蒂尔达的想法已深深地刻在他心里，他不能忍受自己离玛蒂尔达的住所太远。杰罗姆向他表露的柔情也坚定了这种不情愿；他甚至告诉自己，孺慕之情才是他在城堡和修道院之间盘旋的主要原因。

直到晚上杰罗姆要回来了，西奥多才决定去玛蒂尔达说的树林。到了那儿，他找到一处极幽暗的树荫，与盘踞在他心头的忧郁相得益彰。他在这种情绪下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山洞前，那里以前是遁世者隐居的地方，现在则相传常有幽灵出没。他想起曾听过这个传说；可他生性勇

敢、喜冒险，去这个隐秘的迷宫深处探个究竟，正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进去没走多远，就隐约听到对面有个人在往后退。

尽管西奥多对我们从小被灌输的神圣信仰坚信不移，但他也不认为好人会无缘无故地躲进邪恶的黑暗里。他觉得强盗比那些传说中骚扰迷惑过往者的恶鬼更可能出现在这里。他早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勇气了。他抽出刀，迈着镇定的步伐，朝着前面隐隐约约的瑟瑟声推进。而他所穿的铁甲也以同样的方式提醒对方后退。西奥多此时确信自己没有弄错，他加快步伐，明显超过那个要逃走的人，那人也加快了速度，西奥多冲上前，一个气喘吁吁的女人倒在他身上。西奥多赶紧扶起她，可那女人非常害怕，像是要晕倒在他怀里。西奥多好言相抚，打消她的恐惧，安慰她不会受到伤害，他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她。小姐在他彬彬有礼的对待下振作了精神，凝视这位声称要保护自己的人，说：

“我肯定听过你的声音！”

“据我所知没有，”西奥多回答说，“除非我猜的不错，你是伊莎贝拉小姐。”

“仁慈的上帝啊！”她喊道。“你不是被派来抓我的，对吗？”说完这些，她跪在他脚下，恳求他别把自己交给曼弗雷德。

“交给曼弗雷德！”西奥多叫起来。“不，小姐；我已经从他的暴虐下救过你一次，虽然要再救你一次很难，但我绝不会让他找到你。”

“这可能吗？”她说，“你就是我昨晚在城堡储藏室里遇见的那个善良的陌生人？你一定不是凡人，你是我的守护天使。让我跪下来感谢——”

“别，高贵的公主，”西奥多说，“别在一个贫穷的无依无靠的年轻人面前屈尊。如果上帝挑选我做你的拯救者，他自会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会为了你让我的臂膀坚强有力。来，小姐，我们离洞口太近了，去最里面躲着。如果我不把你安置在远离危险的地方，我放不下心。”

“哎呀！你什么意思，先生？”她说。“尽管你的行为高尚，尽管你的情操表示你有纯净的心灵，但要我和你单独去错综复杂的山洞里面躲着，这合适吗？如果我们被发现呆在一处，吹毛求疵的世人会怎么看待我们？”

“我尊敬你谨慎的德操，”西奥多说，“你也不要猜疑我，伤我自尊。我意思是把你送到最隐秘的石洞，我则死守洞口，不放一个活物进去。除此之外，小姐，”他长叹一声，继续说道，“你外表十分美丽，虽然我不是没有追求之心，要知道，我的心献给了另一个人；而尽管——”一阵喧哗阻止了西奥多继续说下去。他们清楚的听到：

“伊莎贝拉！什么，嘿！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公主又吓得直打哆嗦。西奥多想要鼓励她，可惜不管用。他安慰她说，自己宁可死也不会让她重新回到曼弗雷德的手中；他求她躲着别动，自己向外走去，防止找她的人继续靠近。

西奥多在洞口发现一位携带武器的骑士，正与一个农民说话，农民说自己见到一位小姐进入石道。骑士准备进去找人，西奥多抽出刀挡在他面前，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他前进。

“你是谁？怎么敢拦我的路？”骑士傲慢地说。

“一个不虚张声势的人，”西奥多说。

“我在找伊莎贝拉小姐，”骑士说，“而且知道她就藏在这些岩石之中。别碍事，不然你会为激怒我而后悔的。”

“你的企图就像你的愤怒一样可恶，”西奥多说。“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否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谁的怒火更可怕。”

这个陌生人就是从维琴察侯爵处来的那个为首的骑士，他在曼弗雷德忙着打探伊莎贝拉公主的消息，防止伊莎贝拉落到三位骑士手上的时候，甩掉了曼弗雷德。骑士之首推测曼弗雷德知道伊莎贝拉的出逃，他以为这个年轻人是亲王派在这儿负责藏人的，而年轻人又出言不逊，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他不作回答，只是举起刀朝西奥多一砍，若不是西奥多用护盾一档，他就可以长驱直入了。西奥多则以为他是曼弗雷德的一个领队，在发出挑衅时就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准备。长久压抑的勇气在瞬间爆发，西奥多猛地冲向骑士，而骑士在自尊与愤怒的刺激下顽强还击。打斗很激烈，但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西奥多伤了骑士好几处，并且在骑士失血昏倒后缴了他的械。

农民在打斗一开始就跑开了，他去给曼弗雷德的随从报信。这些人按照曼弗雷德的指示，分散在树林各处寻找伊莎贝拉。他们在骑士倒下

时赶到，发现是那位陌生的贵族。尽管憎恨曼弗雷德，但西奥多却无法在见到自己胜利的后果时不动恻隐之心。当他得知对手的身份，得知他并非仆人，而是曼弗雷德的敌人时，心情更加激动。他帮着曼弗雷德的仆人解开骑士的盔甲，想办法止住伤口的血。骑士以微弱颤抖的声音说：

“大度的敌人，我们都弄错了。我以为你是那个暴君的走狗；我看你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解释太晚了。我不行了。如果你知道伊莎贝拉在哪儿——告诉她——我有重要的秘密要——”

“他要死了！”一个随从说，“谁有十字架？安德里亚，为他祈祷。”

“取些水来，”西奥多说，“灌进他喉咙里，我这就去找伊莎贝拉公主。”

说完这些，他飞奔着跑到伊莎贝拉跟前，三言两语告诉她自己犯了个不幸的错误，伤了她父亲派来的一位先生，那位先生希望能在死前告诉她一些重要的事。

伊莎贝拉听到西奥多的声音激动异常，她走出来，得知这些后感到很惊讶。她在西奥多的带领下勉强往外走，西奥多的保护让她涣散的精神重新聚集，她来到那个血流不止、说不出话来的骑士躺的地方。可伊莎贝拉一见曼弗雷德的随从又害怕起来，要不是西奥多指出他们没带武器，并威胁他们如果敢抓公主就会立即没命，伊莎贝拉早就逃了。

陌生人睁开双眼，见到一个女子，他说：“你是——请告诉我实话——你是维琴察的伊莎贝拉吗？”

“我是，”她说，“愿仁慈的上帝会让你复原！”

“那么你——你眼前的”骑士挣扎着说，“是你父亲。给我一个——”

“噢！天啊！怎么会这样？！我听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伊莎贝拉喊道。“我父亲！你是我父亲！你怎么来这儿的，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话！噢！快帮忙，他要死了！”

“如假包换，”受伤的骑士用尽全身的力气说，“我是你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是的，我来救你。可是不行了。给我一个吻别，然后——”

“先生，”西奥多说，“别耗尽体力；忍着点，我们会把你送回城堡。”

“去城堡！”伊莎贝拉说。“没有比城堡更近的地方吗？你要把我父亲送到那个暴君手上？如果他回城堡，我不敢陪他同去；可我能扔下他吗？”

“我的孩子，”弗雷德里克说，“我去哪儿不重要。几分钟后，我就会呆在没有危险的地方了；但趁我还能看见你，别离开我，亲爱的伊莎贝拉！这位勇敢的骑士——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一定会护你周全。先生，你不会不管我的孩子，是吧？”

西奥多看着自己的受害人哭了，发誓死也要保护公主的安全。他劝弗雷德里克坚持住，好让他们把他送回城堡。他们尽可能包扎好骑士的伤口，然后把他放在一个随从的马上。西奥多走在他身旁；心烦意乱的伊莎贝拉不忍心抛下他，伤心地跟在后面。

第四章

“行为？”他说道，然后恭敬地把他的剑放在曼弗雷德的脚边。“看着我的胸膛，阁下，要是你怀疑我这里存有不忠的想法，你就往这里锤打。在我的心里，没有任何不尊敬您及您家人”。悲伤的部队刚刚到达城堡，就遇到了希波莉塔和玛蒂尔达，因为伊莎贝拉此前已派人给她们送了信。夫人们让人把弗雷德里克转移到最近的房间，医生检查他的伤势时，她们退了出去。玛蒂尔达看到西奥多与伊莎贝拉在一起，羞得满脸通红；但却竭力隐瞒住自己的尴尬，给了伊莎贝拉一个拥抱，并对她父亲的不幸表示慰问。不一会儿，医生过来告诉希波莉塔，侯爵的伤势没什么大碍；而且他很想见到他的女儿和夫人。西奥多表达了自己终于不再为在战斗中的弗雷德里克担忧的喜悦，并以此为借口，眼神抑制不住冲动跟着玛蒂尔达。玛蒂尔达一看到西奥多的眼神，总是赶紧垂下眼睛，伊莎贝拉看到西奥多专注地凝视玛蒂尔达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点，而且不久就猜到了他曾在山洞里告诉她的那段感情的对象是谁。希波莉塔询问弗雷德里克他采取行动的原因，关于他找回女儿的神秘过程，并忙不迭地为此道歉，请求他原谅自己丈夫给两家的孩子包办婚姻的时候，这个无声的场景才结束。弗雷德里克虽然愤怒地反对曼弗雷德，但对于礼貌和仁慈的希波莉塔还是以礼相待，他被玛蒂尔达的可爱模样迷住了。他给希波莉塔讲自己的故事，希望她们留在床边。他告诉希波莉塔，当他被当成异教徒关进监狱时，他梦见了他的女儿，自从被囚禁他就失去了女儿所有的消息，他梦见她被滞留在一座城堡里，正经历着最可怕的灾难：如果他获得自由，修好乔帕附近的一座修士静修的小屋，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这个梦所带来的焦虑，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使得囚禁比以往更痛苦了。当他正努力思考如何获得自由的各种办法时，他收到了令人愉快的消息，正在巴勒斯坦交战的联盟领主为他支付了赎金。他立刻前往梦中提示的那个修士小屋。他和侍从在森林里徘徊了三天，没有看见一个人的影子：直到第三天晚上，他们发现了一间修道士的小房间，发现屋里一个受人尊敬的隐士正处在死亡的痛苦中，他们给他喂了些浓郁的甜酒后，这位虚弱的隐士才开口说话了。

“孩子们，”他说道，“我对你们的恩惠非常感激——但这是徒劳的——我就要永恒的安息了——但我履行了上天的意志，死也安心了。我

第一次修理这个隐蔽的处所，是在看到我的国家成为异教徒的猎物后。哎，自我亲眼目睹那可怕的一幕开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第一次修复了这个独居之处，圣·尼古拉斯在我面前显身，并且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吩咐我直到死前才能将这个秘密透露给凡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你们毫无疑问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勇士，上天命令我信赖你们。只要你们为我这可怜的尸身办完最后一件事后，从这个简陋的洞穴左边的第七棵树往下挖，你们的痛苦就会——哦！上天要收走我的灵魂了！”说完这些话，这位虔诚的人就咽气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弗雷德里克继续说道，“在埋葬了这位圣徒的遗体后，我们按照指示开始挖地，当我们挖到六尺深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一把巨大的军刀——正是宫廷里的那种武器。尽管我们在费力地搬动的时候把它合了，但刀口还有有部分出了鞘，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不，对不起，夫人，”侯爵补充道，转身对着希波莉塔；“请允许我再耐心地重复一遍：我尊重您的性别和地位，并不想罪恶的冒犯您，让您听到任何有损于您所爱的东西的讯息。”他停了停。希波莉塔有点发抖了，她毫不怀疑弗雷德里克命中注定要实现他的天意，而这似乎要对她的宫廷带来威胁。她焦急地看着心爱的玛蒂尔达，眼泪默默地从双颊滑落：这时她醒悟了过来，说道——“请继续说，阁下；上天不会做徒劳无功的事；凡人必须以谦卑和顺从的态度接受它神圣的使命。轻视它的忿怒或屈服于它的法令是我们的事。阁下，请重复这句话吧，我们洗耳恭听。”

弗雷德里克深深地陷入了悲伤，希波莉塔的尊贵与沉着坚定使他充满敬意，还有夫人与她女儿之间温柔、沉静、相互珍视对方的感情使他几乎潸然泪下。可是对必须服从使命的不安更令人担忧，他用犹豫而低沉的声音复述下面几行诗，他用犹豫和低沉的声音复述了下面几行诗：

“与此宝刀相配的头盔一旦发现，
你女儿的处境就很凶险；
只有阿方索的血才能救小姐，
还有领主长久不安的阴影。”

“这几行诗是什么意思，会对这几位夫人有影响吗？”西奥多不耐烦地问道，“这个神秘的咒语为什么能吓着她们，它就这么几句？”

“你的话太粗鲁了，年轻人，”侯爵说道；“而且尽管你走了一次运——”

“尊敬的阁下，”伊莎贝拉说道，她很反感西奥多的热情，她认为他是出于对玛蒂尔达的柔情，“不要因为一个农民儿子的非议自寻烦恼：他忘记了对你应有的尊敬；但他不是经常——”

希波莉塔担心大家的火气会上来，就制止了西奥多的冒失，但心领神会地感激了他的热情；她换了一个话题，便问弗雷德里克他是从哪儿与她的领主分手的？就在侯爵准备回答的时候，他们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就站起来询问是什么原因。曼弗雷德、杰罗姆、还有一部分士兵听说出事了的谣言，就走进了房间。曼弗雷德赶紧朝弗雷德里克的病床走来，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并了解战斗的情况，这时却开始以极其恐惧的痛苦惊叫起来——

“啊！你是谁？你是可怕的幽灵！我的时辰到了？”

“我最亲爱的人，仁慈的领主啊，”希波莉塔哭喊道，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你看到什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瞪着眼睛？”

“什么！”曼弗雷德气喘吁吁地叫道；“你什么都没看见吗，希波莉塔？这些恐怖的幽灵是冲我一个人来的吗——真后悔啊，没有去——”

“我最和蔼仁慈的夫君啊，”希波莉塔叫道，“请你恢复你的灵魂，控制自己的理智吧。除了我们，你的朋友，这里什么人都没有。”

“什么，那不是阿方索吗？”曼弗雷德哭喊道。“你们没看见他吗？难道是我精神错乱了？”

“领主啊！”希波莉塔说道，“这是西奥多，就是那个一直很不幸的年轻人。”

“西奥多！”曼弗雷德敲打着自己的额头伤心地说道，“西奥多就是一个幽灵，他使曼弗雷德的灵魂错乱了。可是，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是怎么穿着盔甲来的？”

“我认为他是来寻找伊莎贝拉而的，”希波莉塔说道。

“寻找伊莎贝拉！”曼弗雷德说道，脾气再次狂怒起来；“是的，是的，那一点都不用怀疑——可是他是怎样从我设置的监禁中逃出来的？是伊莎贝拉还是这个伪善的老修士使他变本加厉的？”

“阁下，如果一位家长想要拯救他的孩子，”西奥多说道，“他算是一名罪犯吗？”

杰罗姆非常吃惊地听到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谴责自己，而且毫无理由，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不理解西奥多是如何逃出去的，他又是如何全副武装来到这里的，又是如何遇上弗雷德里克的。他不再敢问任何问题怕点燃曼弗雷德对他儿子的怒火。杰罗姆的沉默使曼弗雷德相信就是他图谋把西奥多放跑了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头，”领主对这个修士说道，“这样报答我和希波莉塔的恩惠的？而且不满足于否认我内心对你亲切的希望。你将这个私生子武装起来，并且把他带到我的城堡里来侮辱我！”

“阁下，”西奥多说道，“你误会我父亲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会怀有反对你统治的念头，我这样将自己屈服于阁下的满足，是不是一种无礼的的情绪。”

西奥多优雅、热情的讲话赢得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好感，甚至曼弗雷德都感动了——然而还是想不到他为什么这么像阿方索，他对西奥多的赞赏仍被秘密的恐惧冲撞着。

“站起来，”他说道，“我现在的目的不是想要你的命，但你要告诉我你的经历，而且你是如何与这个老卖国贼联系上的。”

“阁下，”杰罗姆急切地说道。

“闭嘴！骗子！”曼弗雷德说道；“我不会听他的提示的。”

“阁下，”西奥多说道，“我不要任何帮助，我的经历非常简短。我五岁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阿尔及尔，她是被西西里岛沿海的海盗抓去的。她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于悲伤；”杰罗姆的眼泪涌了出来，情绪焦急万分。“她死之前，”西奥多继续说道，“她在我衣服下面的手臂上绑了一封信，并告诉我，我是法尔科纳拉伯爵的儿子。”

“太正确了，”杰罗姆说道；“我就是那个不幸的父亲。”

“我再次命令你们安静，”曼弗雷德说道，“继续说吧。”

“我被当做奴隶留了下来，”西奥多说道，“一直到最近二年，我在参加主人的乘船巡游时，被一艘基督教船上的人解救了，他们击败了海盗；船长发现了我，他慷慨地把我送到西西里岛的海难上；可是，哎呀！我没有找到父亲，我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他的庄园座落在海边，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海盗破坏了，这些海盗把我和母亲关押起来：他的城堡被烧成了瓦砾，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就把剩下的东西卖了，在那不勒斯王国隐退遁入空门，但没人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贫穷潦倒、无依无靠、几乎毫无希望获得令人激动的父母的拥抱，我利用第一个机会启程去那不勒斯，在那里我花了六天的时间在这个省到处徘徊，全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支撑着。直到昨天早上我都不相信上天会给我留下好运，我有的只是内心的宁静和知足的贫困。阁下，这就是我西奥多的故事。我根本没指望上天会赐福让我找到父亲；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对阁下产生不满超出了我的功过。”

他停了下来。听众里传来一阵轻轻的赞许声。

“他说的还不全面，”弗雷德里克说道；“我一定要荣幸地补充他以前所受的迫害。我得毫无保留地说，尽管他是一个谦恭的人，但他是基督教区里最勇敢的年轻人。而且他很热情；从我对他的短浅的了解来看，我保证他所说的全部是真实情况：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他就不会对我说出来，年轻人，我很敬重你生来坦率的性格；但你现在真的冒犯了我：当然，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高贵的血，它可以允许消磨掉一些，不过它最近已经追溯到了自己的源头。来吧，阁下，”（他转向曼弗雷德），“如果你能够原谅他，你肯定可以原谅的；这不是这个年轻人的错，可能是你错把他当成幽灵了。”

苦涩的嘲讽烦扰着曼弗雷德的心灵。

“如果人类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傲慢地回答道，“有力量能使我的内心留下敬畏印记的，这不是人类可以做得到的，也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臂膀可以做得到的。”

“阁下，”希波莉塔打断道，“你的客人现在该休息了：我们不能不让他休息吧？”这样说着，她拉着曼弗雷德的手，引着弗雷德里克，随从们

跟着往前走了。

领主没有对停止对话而感到难过，这使他唤醒自己发现了最秘密的情感，在回自己寝宫的路上非常难过，于第二天回到了城堡， 按照约定他允许西奥多与他的父亲一道撤退至修女院（这是这个年轻人很乐意接受的条件）。

玛蒂尔达与伊莎贝拉都深深陷入了各自的沉思，相互之间都很不满意，当晚都不愿意做更深的交谈。她们为了表明更多的客套和更少的影响，各自分开住在自己的寝宫，这是她们从小以来就养成的习惯。

如果她们很不热情地分开了，一旦等到太阳升起来再见面就更不耐烦了。除了睡觉，她们的思想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整个晚上每个人会想起给对方提一千个问题。玛蒂尔达在想，西奥多两次在非常关键的时候救了伊莎贝拉的命，她不可能相信这仅仅是偶然现象。非常确定的是，他在弗雷德里克的寓所时两眼一直盯着她看；但这很可能是为了应付两个人的父亲，伪装出他对伊莎贝拉有感情。要把这点弄清楚就更好了。她想知道真实的情况，要不她可能会误会朋友，进而爱上伊莎贝拉的情人。这样妒忌心马上出现了，同时为了证明其好奇心找到了一个交朋友的借口。

伊莎贝拉同样心烦不安，没有休息，她更有怀疑的依据了。西奥多的话语和目光都已经告诉了她，他的心已有所属了；这点很确定——然而，也许玛蒂尔达可能没有接受他的感情；她以前对爱情是没什么感觉的：她的一切想法只有天知道。

“我为什么要劝阻她？”伊莎贝拉自言自语地说；“我会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受到惩罚的；可他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在哪儿见面的？不可能；我蒙骗我自己了；也许昨晚是他们第一次相互见面；肯定有其它的目的事先影响了他的感情——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像自己原来想的那样不幸了；如果她不是我的朋友玛蒂尔达的话——怎么可能！我能否屈尊希望得到这样一个男人的感情？——他是那样的粗鲁，对我漠不关心，也不需要结识我。而且在这个时候一般的礼貌要求表达起码的客套。我还是到亲爱的玛蒂尔达那儿去为好，她会使我确信这一即将到来的骄傲。男人都是虚伪的——我要建议她揭开这层面纱：她会非常高兴地发现我在这方面的天性；而我会告诉她，我不再反对她隐居的倾向。”

怀着这种心境，她决定向玛蒂尔达完全敞开心扉，她走向公主的寝宫却发现她已经穿好了衣服，头撑在手臂上在想什么事情。这种姿态非常符合她对自己的感觉，再一次引起了伊莎贝拉的怀疑，也破坏了把她当朋友的信心。

她们相遇的一刹那脸都红了，就像初学的修女一样不能凭机智掩饰自己的情感。在相互答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后，玛蒂尔达要伊莎贝拉说出她逃跑的原因。后者差不多已经忘了曼弗雷德的激情，还在全身心地深浸在自己的感情中，以为玛蒂尔达所指的是她上次从修女院逃走的事，那是前一天晚上引起的事，因此她回答道——

“马特利带话到修女院，说你母亲死了。”

“哦！”玛蒂尔达打断她的话说道，“比安卡已经对我解释了这场误会：她看到我昏倒了就哭叫道，『公主要死了！』　而马特利跟平常一样是到城堡来领施舍的——”

“什么事让你昏倒了？”伊莎贝拉说道，对后面的事并不关心。

玛蒂尔达的脸一下子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父亲——他正坐在那审判一个罪犯——”

“什么罪犯？”伊莎贝拉急切地说道。

“一个年轻男子，”玛蒂尔达说道；“我相信——”

“我想他就是那个年轻的男子——”

“什么，西奥多？”伊莎贝拉说道。

“正是他，”她答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如何冒犯了我父亲，但他一直在为你效劳，我很高兴我父王已经原谅了他。”

“为我效劳！”伊莎贝拉说道；“你能把这个称做为我效劳吗？他伤了我父亲，几乎造成他见了阎王！尽管还只是昨天我才高兴地知道我有父母，我希望玛蒂尔达不要认为我是一个不会孝顺的陌生人一样，不去怨恨那个有勇无谋的青年，而且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谁敢扬起他的手臂来反对我的头领，我都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感情。不，玛蒂尔达，我的内心

憎恨他；如果你还保留着从少儿时期就与我许过愿的友谊，你就要憎恨一个正在使我永远痛苦的人。”

玛蒂尔达低下头，说道：“我希望我最亲爱的伊莎贝拉不要怀疑她的玛蒂尔达的友谊：我直到昨天前都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个年轻人；他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个陌生人：但因为医生已经宣布你父亲已脱离危险了，你就不要对一个人怀着无情的怨恨了，这使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侯爵和你有关系。”

“你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不靠谱，”伊莎贝拉说道，“想一想他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生人！是我错了，要么是他回报了你的仁慈。”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玛蒂尔达问道。

“没什么，”伊莎贝拉说道，她很懊悔给了玛蒂尔达一个西奥多爱慕她的暗示，然后就改变了话题，她问玛蒂尔达，曼弗雷德把西奥多当幽灵的起因是什么？

“上天佑我，”玛蒂尔达说道，“你没注意到他特别像画廊里阿方索的肖像？我在看到他穿盔甲之前就让毕安卡注意他了；但他戴上头盔以后，就跟画里的人一模一样了。”

“我没有特别观察过那些画像，”伊莎贝拉说道：“我更没有像你一样聚精会神地审视这个年轻人。啊？玛蒂尔达，你的心现在处于危险之中，但请让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提醒你，他已经向我承认他恋爱了；那不可能是你，因为你们在昨天还是第一次见面——难道不是吗？”

“当然了，”玛蒂尔达回答道；“但为什么我最亲爱的伊莎贝拉会从我说过的任何事情得出结论，”——她停了停——又继续说道：“他最先看到你，我远没有那种虚荣心去想，我那么一点点魅力会吸引一颗忠实于你的心；祝你幸福，伊莎贝拉，无论玛蒂尔达的命运是什么！”

“我可爱的朋友，”伊莎贝拉说道，一颗真诚的心难以抑制住最忠心的感情，“西奥多仰慕的是你；我看出来了；我相信这一点；我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幸福容许我去阻挠你们。”

这种坦诚使温柔的玛蒂尔达泪流满面；曾经一时的妒忌使两个亲切友好的少女冷漠的心又重归于自然的真诚和对自己灵魂的坦率。两个人

都相互承认了西奥多在她们心中的印象；而这种信任是在宽宏大量的斗争之后才得来的，每个人都坚持服从朋友的要求。最后，伊莎贝拉的高尚品德提醒她，西奥多几乎已经公开表明他更爱她的对手，这使得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割让给了朋友。

在这场友好的竞争中，希波莉塔进入了女儿的房间。

“小姐，”她对伊莎贝拉说道，“你对玛蒂尔达太温柔了，还这么友好地关心着对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的任何感情，我和我的孩子没有一点秘密是你不适合听到的。”

几位夫人都很专注和焦虑。

“我现在知道了，小姐，”希波莉塔继续说道，“你是我最心爱的玛蒂尔达，经过这凶险的两天发生的一些事，你是值得信赖的。现在上天打算把奥特兰托堡的权杖从曼弗雷德的手上交到弗雷德里克侯爵的手上，我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通过两个对手家庭的联姻可以避免整个城堡的毁灭。带着这个观点，我要建议曼弗雷德老爷，把我最最亲爱的孩子交给弗雷德里克，你的父亲。”

“把我交给弗雷德里克阁下！”玛蒂尔达哭叫道，“天啊！我仁慈的妈妈——你已经向我父亲指定了吗？”

“是的，”希波莉塔说道，“他很和善地听从了我的建议，现在已经到侯爵那儿说这件事去了。”

“啊！可恶的夫人！”伊莎贝拉叫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你为自己准备的无意识的善良会毁了我，也会毁了玛蒂尔达！”

“我会毁了你和我的孩子？”希波莉塔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唉！”伊莎贝拉说道，“你自己心地的纯洁妨碍你看到别人的恶行。曼弗雷德是你的老爷，他是一个不虔诚的人——”

“住口，”希波莉塔说道，“小姑娘，你不能在我这里无礼地说曼弗雷德：他是我的老爷和丈夫，而且——”

“不会很久了，”伊莎贝拉说道，“如果他的恶行得到惩罚的话。”

“你这话太让我吃惊了，”希波莉塔说道。“你的情感是温暖的，伊莎贝拉，但直到此时我还从不知道它显露了你的放纵不羁。曼弗雷德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凶手，是个暗地里杀人的人？”

“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个太轻易受骗的夫人！”伊莎贝拉回答道；“他计划的不是你的生活——他是想跟你分开！他还要跟你离婚！——”

“跟我离婚？” “跟我妈妈离婚？” 希波莉塔和玛蒂尔达同时叫道。

“是的，”伊莎贝拉说道；“为了完成他的罪行，他还暗想——我不能说出来！”

“什么事能让你欲言又止啊？”玛蒂尔达说道。

希波莉塔沉默了。一股悲伤令她哽咽无语；回想起曼弗雷德最近模棱两可的话，证实了她听到的情况确实不假。

“好极了，亲爱的女士！夫人！妈妈！”伊莎贝拉叫道，带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拜倒在希波莉塔的脚下；“信赖我，相信我，我要是伤害你，宁愿答应死一千次，宁愿失去可恶的——哦！——”

“够了，够了！”希波莉塔叫道：“什么罪行会使人想到这样罪恶的建议！起来吧，亲爱的伊莎贝拉；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的品德。哦！玛蒂尔达，这个打击对你太重了！不要哭，孩子；不要抱怨，我命令你。记住，他还是你的父亲！”

“但你也是我的母亲，”玛蒂尔达热烈地说道；“而且你是贞洁的，你是无辜的！——哦！我绝不能，我绝不能抱怨？”

“你绝不能，”希波莉塔说道——“好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曼弗雷德因为失去了你弟弟非常悲痛，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也许伊莎贝拉误解他了；他的心还是好的——而且，孩子，你一点都不知道！有个命运之神降临到我们头上了；上天之手已经伸直了；哦！也许只有我能把你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的，”她继续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也许只有牺牲我自己才能拯救所有的人；我愿意去主动提出离婚——把我赶走不算什么。我会搬到邻近的修道院去，在祈祷中耗掉自己的残生，为我

的孩子和——领主流泪！”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伊莎贝拉说道，“而曼弗雷德是最可恶的人；但请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夫人，你这个难办的事由我来决定。我发誓，你们这些大好人都听我的——”

“别说了，我命令你，”希波莉塔叫道：“记住，你不能自己决定自己；你还有一个父亲。”

“我父亲太虔诚、太高贵了，”伊莎贝拉打断道，“他不能决断一件不虔诚的事情。而且要他来决断的话，一个父亲会命令一个受诅咒的行动吗？我已经跟你儿子订了婚约，我能再嫁给他父亲吗？不，夫人，不可能的；武力是不能把我拖到曼弗雷德憎恶的床上的。我憎恨他，我厌恶他：天神与人类的法则都是禁止他这样做的——还有我朋友，我亲爱的玛蒂尔达！难道我能因为伤害她最亲爱的妈妈而伤害她那脆弱的心灵？我自己的母亲——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另一个母亲——”

“哦！她是两个人的母亲！”玛蒂尔达叫道：“我们能否，我们能否，伊莎贝拉，非常非常地热爱她？”

“我可爱的孩子们啊，”希波莉塔动情地说道，“你们的温情让我叹服——但我不能就此让步。我们不能自己做出选择：上天、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丈夫必须为我们做出选择。耐心地等待，直到你们听到曼弗雷德和弗雷德里克的决定。如果侯爵接受玛蒂尔达的允许，我知道她会乐意服从的。上天可能会干涉和阻止其他的人。我的办法怎么样，孩子？”她继续说道，却看到玛蒂尔达拜倒在她脚下，眼泪横流，说不出话来——“可是，不；不要回答我，女儿：我不要听到一句反对你父亲快乐的话。”

“哦，毫无疑问我会顺从，我会极其顺从他，也会顺从你！”玛蒂尔达说道。“可是我，一个最服从的女人，能否感受所有的这些温柔，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从最好的母亲那儿隐瞒自己的思想？”

“你想说什么？”伊莎贝拉颤抖地说道。“回想你自己，玛蒂尔达。”

“不，伊莎贝拉，”公主说道，“我不配这位无敌的父亲，如果在我的灵魂深处藏着一个她不会允许的想法——不，我已经触怒她了；我在忍受着一种感情的折磨，它已经进入我的内心，只是没有公开承认——但

在这里我否认了它；在这里我对老天和她发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希波莉塔说道，“这是什么话呀！还有什么新的灾祸藏在我们中间！你，一种感情？你，在这个毁灭的时候——”

“哦！我明白我一切的罪过了！”玛蒂尔达说道。“我憎恨我自己，我真希望不要引起母亲的悲痛。她是这个世上最亲爱的人——哦！我将永远、永远不再见到他！”

“伊莎贝拉，”希波莉塔说道，“你对这个不悦的秘密是知道的，它是什么，说吧！”

“什么！”玛蒂尔达叫道，“我已经丧失了妈妈的爱了吗？她不再允许我甚至说出自己的内疚吗？哦！不幸的，讨厌的玛蒂尔达！”

“你太残忍了，”伊莎贝拉对希波莉塔说道：“你没有看到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的内心痛苦，不会同情它吗？”

“不同情我的孩子？”希波莉塔说道，她抓住玛蒂尔达的手臂——“哦！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孩子，她品行高尚、温柔可爱、本分守责。我真的原谅你，你是我最优秀的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

然后两位公主对希波莉塔透露了她们对西奥多的共同爱慕之情。希波莉塔批评了她们的轻率行为，告诉她们这是不可能的，再者，她们的父亲也不会同意把他的女继承人送给一个如此贫穷的人，尽管他出身贵族。值得安慰她的是，这是他们最近才找到的感情，而西奥多在两者中只有很小的动机引起怀疑。她严肃地命令她们避免与他的一切联系。玛蒂尔达热烈地保证了：但伊莎贝拉吹捧自己只不过是为了增进与她朋友的合作，不能决定避开他；因此没有回答。

“我要到修女院去，”希波莉塔说道，“要去说服民众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

“哦！母亲，”玛蒂尔达说道，“你的意思是要离开我们：你的意思是要到避难所去过，从而给我父亲一个机会追求他要命的意图。哎呀！我跪求你千万别这么做；你是要把我当牺牲品送给弗雷德里克吗？我要跟你到修女院去。”

“冷静一点，孩子，”希波莉塔说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永远不

会抛弃你，直到我见阎王的那一刻，而且这样也是为了你。”

“别骗我，”玛蒂尔达说道。“我不会嫁给弗雷德里克的，除非你的命令。哎呀！我会怎么办啊？”

“你这样大喊大叫干什么？”希波莉塔说道。“我向你发誓会回来的——”

“啊，妈妈，”玛蒂尔达回答道，“留下来，救救我。你皱一个眉头都比我父亲的所有严厉强得多。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只有你使我唤醒它。”

“别再说了，”希波莉塔说道；“你绝不能故态复萌，玛蒂尔达。”

“我可以离开西奥多，”她说道，“但我必须和另一个人结婚吗？让我跟你一起到圣坛去，把自己从这个世界永远封闭起来。”

“你的命运取决于你的父亲，”希波莉塔说道，“我已经滥用了我的温柔，如果我以前告诉过你要敬畏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就好了。再见吧！我的孩子：我会为你祈祷的。”

希波莉塔的真正目的是需要杰罗姆，不管她内心是否真的同意离婚。她常常要曼弗雷德辞去公国的领袖职位，她内心的微妙想法时刻给她造成负担。这些良心上的不安同时使她与丈夫的分离比起其它的情形来又似乎变得不那么痛苦了。

杰罗姆连夜离开了城堡，严肃地质问西奥多为什么要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指责他不声不响地逃跑。西奥多承认，这是计划好了的，目的是防止曼弗雷德突然注意到玛蒂尔达后起疑心；并且补充道，杰罗姆的神职活动和勇气保护了他免于暴君的狂怒。杰罗姆真的很伤心地发现他儿子对公主很倾慕；然后让他休息去了，承诺早上再来告诉他有几个重要理由需要他控制自己的情感。

西奥多跟伊莎贝拉一样，最近也得到父母的命令，听从他们的决定不能感情冲动。他毫不奇怪地知道这位修士的理由，只能与世无争一样服从他们。但较之孝顺父母，可爱的玛蒂尔达对他产生了更强烈的印象。整个晚上，他都兴奋地处于爱情的幻想中，直到晨曦微露。他想起了修士的命令，要与他一起到阿方索的墓地会合。

“年轻人，”杰罗姆在看见他的时候说道，“动作这样慢我可不高兴

啊。难道一个父亲的命令就这样无足轻重？”

西奥多找了个尴尬的借口，把他迟到的原因归咎于睡过头了。

“你的梦里都有谁啊？”修士严厉地说。他儿子的脸一下就红了。“好啦，好啦，”修士接着说道，“轻率的年轻人，这太不应该了；要从你的胸中根除这种罪恶的感情——”

“罪恶的感情？”西奥多叫道：“难道罪恶能与天真的美德和高尚的谦逊同时存在吗？”

修士回答道，“钟爱上天注定要毁灭的人，那是作孽。一个暴君的血统必须从地球上抹掉，直到第三代、第四代。”

“上天会为了人们犯过的罪行而巡视无辜的人吗？”西奥多说道。“诚实的玛蒂尔达具有足够的美德——”

“向你说明一下，”杰罗姆打断了他，“你这么快就忘记了野蛮的曼弗雷德两次判了你的徒刑？”

“我还没有忘记，先生，”西奥多说道，“是他女儿的仁慈把我从他的邪恶力量拯救出来。我可以忘记伤痛，但永远不会忘记获得的好处。”

“你从曼弗雷德家族得到的伤痛，”修士说道，“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不用回答我，你只要看看这张神圣的雕像！在这座大理石纪念碑的下面安放着的是好人阿方索的骨灰；他是一个具有各种美德的王子：他是人民之父！是人类的喜悦！跪下，刚愎自用的孩子，看清了，为父要展示一个恐怖的故事，它会赶走你灵魂里的每份柔情，只留下神圣的复仇之情——阿方索！身受重伤的王子！让你不满的阴影可怕地出现在混乱的空中吧，而这些颤抖的嘴唇——哈！是谁来了？——”

“是最不幸的女人！”希波莉塔说着走进唱诗班，“英明的神父，现在有空啊？——这个年轻人跪在这里干什么？怎么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恐惧的印记？为什么都在尊者的墓前——哎呀！你们看到什么了吗？”

“我们在向上天传布祈祷，”修士内心有点慌乱地回答道，“为了结束本省可悲的灾难。夫人，跟我们一起来吧！你那纯洁的灵魂会获得判决的豁免，这些天来的征兆已经极其雄辩地说明了对你们家的反抗。”

“我热诚地向苍天祈祷改变他们的命运，”虔诚的夫人说道，“你们知道，极力取得为我家夫君和无辜的孩子的祝福，一直占据着我的生命——啊！一个人要从我身边带走！祈求上天对我那可怜的玛蒂尔达发发善心！神父！为她说说情吧！”

“每个人都会为她祝福的，”西奥多狂喜地叫道。

“做你的哑巴吧，鲁莽的青年！”杰罗姆说道。“你喜欢公主，但不要跟上天抗争！领主是自做自受：愿上帝保佑他的圣名，顺从他的判决。”

“我以最虔诚的心顺从上帝的旨意，”希波莉塔说道，“可能否请他不要伤害我唯一的安慰？玛蒂尔达也必须去死么？——啊！神父，我来了——就是来拒绝你儿子的。你必须听听我要说的话。”

“愿上天准许你的每个期望，最杰出的夫人！”西奥多害羞地说道。杰罗姆皱了皱眉头。

然后希波莉塔让修士知道了她已经对曼弗雷德说过的建议，曼弗雷德同意把温柔的玛蒂尔达送给弗雷德里克。杰罗姆毫不隐瞒他不喜欢这个建议，他假惺惺地说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弗雷德里克是阿方索最近的血统，就是来声明继承他的权力的，他不会让步于与篡权者联姻。

可什么都比不上修士内心的困惑，而希波莉塔承认她不准备反对两人的分离，要他对她的默许给一个合法性的意见。修士热切地抓住她向他寻求建议的机会，也不说明他憎恶曼弗雷德与伊莎贝拉结婚的建议，对她同意两人分离的罪恶感，他用最惊人的色彩为希波莉塔进行了描绘，如果她这样做就进行谴责，并用最严厉的措词命令她对待这种建议要义愤填膺、严词拒绝。

同时，曼弗雷德已经打破了他对弗雷德里克的意图，建议采取双重婚姻。而虚弱的亲王已被玛蒂尔达的美貌深深吸引，迫不及待地听从了他的方案。他忘记了对曼弗雷德的仇恨，他认为武力夺权希望渺茫；并且自夸与暴君的女儿联姻没什么事会成功，如果与玛蒂尔达结婚就减轻了压力，他对继承公国的权位心情不错。他对这个建议稍做反对；唯一有点影响的是不能用默许这种形式，除非希波莉塔同意离婚。

曼弗雷德自己担当了起来。他对自己的成功激动万分，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生子接位的美景，他急忙跑到他妻子的寓所，决定骗取她的同

意。他很气愤地得知，她不在家，到修女院去了。他的负罪感提示他，她可能已经从伊莎贝拉那儿知道了他的目的。他怀疑她隐退到修女院是否并没有留在那儿的意图，除非她增加他们离婚的障碍；而且他的怀疑还考虑到了杰罗姆，要让他认识到他这个修士不能只是表明相反的观点，还要鼓励希波莉塔正式决定住进圣所。曼弗雷德很不耐烦去弄清这个线索，为了打败继位者，他急忙跑到修女院，就在修士在急切地劝告夫人不要屈服离婚时，他赶到了那里。

“夫人，”曼弗雷德说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为何你不等我从侯爵那儿回来？”

“我来乞求上帝为你的政权赐福，”希波莉塔回答道。

“我的政权不需要一个修士的干涉，”曼弗雷德说道；“而所有的人里面你只乐于跟那个头发灰白的叛徒商议吗？”

“你这个亵渎神的领主！”杰罗姆说道；“就在圣坛边你还想要冒犯圣坛里的神职人员吗？——而且，曼弗雷德，你那不恭的计划大家已经知道了。上天和这位品德高尚的夫人知道了——不，决不可能的，领主。教会鄙视你的胁迫，你会遭到雷神的天谴。你竟敢进行遭人诅咒的离婚企图，除非她得到宣判，现在我当着你的面说穿她那见不得人的事。”

“大胆的叛逆！”曼弗雷德说道，尽力抑制住惊惧，而修士的话启发了他。“你是否以为要威胁你合法的领主啊？”

“你不是合法的领主，”杰罗姆说道；“你不是领主——走吧，你和弗雷德里克去讨论你的权力吧；只要这样去做——”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曼弗雷德回答道；“弗雷德里克同意得到玛蒂尔达，并且满意地宣布放弃他的要求，除非我没有男嗣”——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三滴血从阿方索雕像的鼻子上滴落下来。

曼弗雷德的脸变得惨白，领主夫人双腿跪了下去。

“看着！”修士说道；“注意看这个奇迹般的指示，阿方索的血永远不会与曼弗雷德的血混合！”

“我仁慈的主啊，”希波莉塔说道，“让我们顺从上天的旨意吧。不要认为是以前忠顺的妻子现在反对你的权威。除了我的夫君和教会，我没

有任何意愿。请让我们向那受崇敬的特别法庭申诉吧。打破枷锁让我们团结并不取决于我们。如果教会同意解除我们的婚约，那就解除吧——我的日子也不多了，那些悲伤也会过去。如同在圣坛脚下一样为你和玛蒂尔达的安全祈祷，还有哪里可以消磨掉我的悲伤？”

“但你也不要为了这些事呆在这里，”曼弗雷德说道，“与我一起回城堡补救吧，我会在那儿为我们的离婚想个合适的办法——但这个干涉他人事务的修士不能去那里；我那殷勤好客的屋檐下决不允许再包藏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也为了你尊敬的孩子们，”他继续说道，“我把他从我的领地上驱逐了。他，我以为，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教会保护下的人。谁与伊莎贝拉结婚也不会是法尔康那拉神父突然出现的儿子。”

修士说道，“人们突然看到他们出现在合法的王位上，但他们像小草一样枯萎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曼弗雷德轻蔑地盯了修士一眼，领着希波莉塔走了；但是在教堂的门口对他的一个仆人耳语一阵，让他继续隐藏在修女院里，如果城堡那边有人补救，就立刻通知他。

第五章

曼弗雷德仔细回想神父的行为，认定杰罗姆肯定知晓伊莎贝拉和西奥多之间的恋情。但是杰罗姆最近一反往日温顺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傲慢似乎别有深意。公爵甚至怀疑神父私下得到了弗雷德里克什么好处。弗雷德里克到来的时候，恰逢西奥多也以新的面貌出现，这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更使他困扰的是，西奥多和阿方索的外表很相像。而毫无疑问，他确信后者已经死了。另外弗雷德里克已经同意把伊莎贝拉嫁给他。这些矛盾无数次冲击着他，让他痛苦难当。

他觉得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将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第一个方法就是是将土地让给侯爵——然而骄傲、野心以及他对古代预言的笃信，这些都暗示他有可能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于是，第一个方法就被排除了。另一个方法是加紧和伊莎贝拉完婚。那时他正和希波莉塔一起回城堡，一路沉默不语，反复纠结于这些想法。最后,他还是对夫人说出了自己的苦闷。并且用尽各种暗示和貌似有理的论证争取她同意离婚，甚至让她承诺尽快执行。他很高兴，没费太多口舌，希波莉塔就同意了。她也竭力说服丈夫采取让出领土的方法，但发现她的规劝毫无作用。她向曼弗雷德保证，从良心上讲，她不会反对离婚。虽然她找不到比公爵声称的更好的方法摆脱困境，但她本人不会主动要求离婚。

尽管妻子不是很心甘情愿，可这足以燃起曼弗雷德的希望。他自信，以他的权力和财富，在罗马教廷上的离婚诉讼肯定会进展顺利。同时，他打算故意安排弗雷德里克去度假。弗雷德里克侯爵非常痴迷于玛蒂尔达，因此曼弗雷德希望根据侯爵对自己观点的认同程度，利用女儿的魅力，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即使弗雷德里克不在，对他也很有利，他正好可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进一步措施。

送希波莉塔入房后，他打算去侯爵那里。但在经过大厅时，碰到了比安卡。他知道两位小姐都很信任这位女仆。突然想起或许从她那里能刺探到伊莎贝拉和西奥多的一些事。于是，他把比安卡叫到大厅凸肚窗底下，说了很多恭维话，也许下很多好处。他问她是否知道伊拉贝莎感情方面的事情。

“哦，我的上帝！不，我的主人——是的，主人——我可怜的小姐，她非常担心父亲的伤势；我安慰她侯爵肯定会没事的；殿下，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我没问你，”曼弗雷德答道，“她对她父亲的想法。毕竟，她的事瞒不过你的眼睛。过来，好姑娘，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年轻的小伙子——嗯——你明白我的意思。”

“上帝保佑！我明白殿下您的意思？不，怎么可能。我只是告诉她几种疗伤的药材，然后就退下了——”

“我没问，”公爵不耐烦地答道，“她父亲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他会好起来的。”

“上帝保佑，我真高兴听到殿下您也这么说；虽然我知道让小姐伤心是不对的，可她父亲的脸色的确很苍白，还有——我记得当年费迪南德年轻那会儿被威尼斯人打伤的时候——”

“请你回答重点，”曼弗雷德打断道；“给你，拿着这件珠宝。这下可以切入正题了吧——不要害怕；我还会给你更多的——来，告诉我真话，伊莎贝拉心里怎么想的？”

“好吧！殿下既然如此问！”比安卡说道，“可您得保证——殿下可以守口如瓶吗？要是这事从你嘴里说出来——”

“不会的，绝对不会，”曼弗雷德叫道。

“不行，您得发誓，殿下。”

“我发誓，如果有人说这个消息是从我嘴里传出去的——”

“怎么说呢，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伊莎贝拉小姐不怎么喜欢殿下您的儿子；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错的年轻人。我敢说，我要是小姐的话——哦，请原谅！我得回去照顾玛蒂尔达小姐了；她肯定想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别走，”曼弗雷德叫道，“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有没有传过什么口信或信件？”

“饶了我吧！天哪！”比安卡叫道，“送信？就算让我做女王，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希望殿下您明白，我是穷，可我很诚实。殿下您难道没听说马尔西利伯爵向马蒂尔德求婚的时候，怎么称赞我的吗？”

“我没时间，”曼弗雷德说道，“听你讲故事。我不怀疑你的诚实。可你也不该对我有所隐瞒。伊莎贝拉和西奥多交往多久了？”

“啊，真是什么也逃不出殿下的眼睛！”比安卡说道，“不过我对此事毫不知情。西奥多，当然，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玛蒂尔达小姐也这么说。他长得很像阿方索。殿下您发现没有？”

“当然，当然，——不——你真磨人，”曼弗雷德说道，“他们在哪里见面？都什么时候见面？”

“谁！您是说玛蒂尔达小姐吗？”比安卡问道。

“不，不是，不是玛蒂尔达，是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什么时候认识西奥多的？”

“圣母玛利亚！”比安卡说道，“这我怎么知道？”

“你肯定知道，”曼弗雷德说道；“我必须知道这个，我要——”

“天哪！殿下你不会是嫉妒年轻的西奥多吧！”比安卡说道。

“嫉妒！不，没有。我为什么要嫉妒？或许我能给他们联姻呢——伊莎贝拉要不反感的话。”

“反感！怎么会，我敢保证她不会，”比安卡说道，“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年轻小伙子。我们都喜欢他。城堡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做公爵的——我的意思是，得等到上帝召唤殿下您到天堂去的时候。”

“果然如此！”曼弗雷德说道，“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哦，可恶的教士！——我得抓紧时间了——走吧，比安卡，去照顾伊莎贝拉吧。我命令你，今晚的事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弄清楚她对西奥多的感情；再来告诉我好消息。刚才那个戒指本是一对，还有一只。你在楼梯底下等着：我先去侯爵那里，一会儿我回来再和你说话。”

曼弗雷德进门寒暄了几句后，希望弗雷德里克能让身边的两个侍卫

先下去一会儿，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讲。

屋里只剩他俩，曼弗雷德开始就玛蒂尔达对侯爵旁敲侧击。发现他正中下怀后，又暗示侯爵他可能出席不了他和玛蒂尔达的婚礼，事情有些棘手，除非——正在这时，比安卡闯到屋里，脸上异常惊恐。惊慌失措的样子仿佛受到了极度的惊吓一般。

“哦！殿下，殿下！”她叫道，“我们都完了！那东西又来了！它又来了！”

“什么东西又来了？”曼弗雷德很惊讶得问道。

“哦，是那只手！巨人！那只手！——扶我一把！我吓得魂儿都快出来了，”比安卡叫道。“我今晚不要在城堡里睡了。我去哪儿好呢？明天我再来拿衣服——我要和弗朗西斯科结婚就好了！真是痴人说梦！”

“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样，姑娘？”侯爵问道。“你在这儿很安全，别害怕。”

“哦！老爷您人真好，”比安卡说，“我不敢——不，让我走吧——我宁愿什么也不要，也不想再在这个屋檐下呆一小时。”

“去吧，你这个疯子，”曼弗雷德说道，“别过来打扰我们；我们正谈要事呢——天哪，这丫头疯了——跟我来，比安卡。”

“哦！天哪！不要，”比安卡说道，“我敢肯定它是来警告殿下您的，可为什么偏让我看见？我早晚都做祷告的——哦！殿下您当初要相信迭戈就好了！”这只手和上次他在走廊房间里看到的脚一样大——杰罗姆神父经常对我们说预言这些天就要实现了——『比安卡，』他说，“记住我的话——”

“满口胡言乱语，”曼弗雷德说道，顿时怒气冲天，“赶紧走开，拿这些骗人的玩意吓唬你朋友吧。”

“什么！老爷，”比安卡叫道，“你觉得我什么也没看见？你现在去大楼梯底下自己瞧瞧去——和我说得一模一样。”

“看见什么了？说吧，好姑娘。你看到什么了，”弗雷德里克问道。

“侯爵您真的想听，”曼弗雷德说道，“这个疯丫头的胡言乱语吗？她鬼故事看多了自己都信了。”

“我觉得这不是空穴来风，”侯爵说道，“她是真得吓到了，惊恐的程度之深绝不是想象那么简单。说吧，好姑娘，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样？”

“嗯，谢谢您，老爷，”比安卡说道，“我现在的脸色一定苍白极了；待我缓一会儿可能会好些——我照殿下说的，正打算去伊莎贝拉小姐的房子看看——”

“无关的少说，”曼弗雷德打断她。“既然侯爵一点要听，就讲吧，抓重点讲。”

“天哪！殿下您总是这么打断别人说话！”比安卡埋怨道，“我当时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敢保证我长这么大——好吧！侯爵，这么说吧，我奉殿下的命令正要去找伊莎贝拉小姐。她住在楼梯右侧的浅蓝房子里。我走到大楼梯那块儿，正在看殿下给我的礼物——”

“拜托！”曼弗雷德说道，“这丫头就怎么不往正题上说？你照顾我女儿，我给你一个小玩意。这件事侯爵听了有什么意义？我们就想知道你看到什么了。”

“我正要告诉您，”比安卡说道，“如果你要继续听得话。我当时正在摩挲那个戒指——我记得很清楚还没上三层楼梯，就听到盔甲移动的咔嚓声。和迭戈听到的一模一样。他曾在走廊的房子里听到这个巨物转身的声音。”

“什么巨物，殿下？”侯爵问道。“贵城堡受巨人、幽灵缠身了吗？”

“天哪！侯爵您难道没听过走廊房子那块出现巨物的事儿吗？”比安卡叫道，“真不敢相信殿下从没跟你说过。你可能不知道，有预言说——”

“尽说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曼弗雷德打断她，“让这个疯丫头退下吧，侯爵！我们还有重要事情要讨论呢。”

“容我冒犯，”弗雷德里克说道，“这不是小事。森林里那把指向我的巨剑，还有配套的头盔——这些难道都是这位姑娘臆想的吗？”

“贾克兹也这么想，希望侯爵不会介意，”比安卡说道。“他说只要月亮出来，我们必然目睹一件诡异的巨大变革。就我而言，要是这事明天发生，我就不会这么惊恐；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一听到盔甲的摩擦声，吓得我冷汗都出来了。抬头一看，侯爵务必要相信我，我在大楼梯最顶端的栏杆处看到一只巨手。手上戴着盔甲，大的无法形容。我估计自己当时差点就晕过去了，然后一步不停得跑到这里——我得赶紧出城堡去。马蒂尔德小姐昨天早上对我说希波莉塔知情此事。”

“简直不像样子！”曼弗雷德吼道，“侯爵大人，我很伤心，这丫头分明就是污蔑我。莫不是有人收买我的仆人，向外传播一些有损我名誉的事情？您勇猛过人，自会定夺。我们还是像以往说的那样，尽释前嫌，促成我们与彼此儿女的婚姻事宜吧。我有点不快，您作为侯爵居然相信我们家疯癫的女仆人。”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弗雷德里克说道，“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位姑娘。我也没贿赂她什么珠宝。伯爵，伯爵啊，您摸摸自己的良心。是您犯下的罪报应您了。也不要怀疑我什么了，看好令金吧，也别打伊莎贝拉的主意。惩罚已经落到您家，我不会卷进去的。”

弗雷德里克斩钉截铁说出来的这些话让曼弗雷德大为惊恐。于是竭力安慰他。差遣比安卡走后，他对侯爵做了很多让步，又夸夸其词地说马蒂尔德的好话。这些使得弗雷德里克又动摇开来。然而，他也是最近才爱上马蒂尔德，因此这些话并不能立刻抚平他顾虑。之前比安卡说的那些话足以令他相信上天不容曼弗里德。然而，结婚的提议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淡忘了自己起初的意图。奥特兰托堡对他的诱惑要比和马蒂尔达结婚大得多。后者取得继承权的几率太小。即使这般，他还是不愿意彻底解除婚约。为了争取时间，他问曼弗里德他和希波莉塔离婚的事情是否属实。伯爵很高兴这事再没什么阻碍。想到自己在妻子面前的权威他满口答应侯爵，甚至可以让妻子当面对侯爵说这件事。

他们谈得正好，有人传话晚宴已准备妥当。于是曼弗雷德陪同弗雷德里克来到大厅。希波莉塔和年轻的小姐都在那里等着。曼弗雷德安排侯爵坐在玛蒂尔达旁边。自己坐在妻子和伊莎贝拉中间。希波莉塔显得庄重自然。可几位小姐一言不发，一副心中重重的样子。曼弗雷德决心好好把握晚上这段时间，以达到他的目的。宴会很晚才散。他一边装作快乐无比的样子，一边不停地给弗雷德里克灌酒。后者，要比曼弗雷德估计的戒心强得多，屡次拒绝伯爵敬酒，声称自己最近失血过多。公爵

只好打起精神，假装毫不介意，不停地喝酒，虽然没有喝得不省人事，却也有些神志不清了。

宴会很晚才结束。曼弗雷德本打算和弗雷德里克一起离席的，可后者推脱身体虚弱，需要休息，回房去了。走之前，他殷勤地向伯爵建议，在他身体恢复前，不妨让伊莎贝拉好好陪陪他。曼弗雷德只有同意，看到伊莎贝拉那么伤心，便扶她进房。玛蒂尔达正等她母亲，想和她一起去城墙上呼吸一下晚上的新鲜空气。很快，人都散去了。弗雷德里克，从卧室里出来，询问希波莉塔是不是一个人。伯爵夫人的一个仆人告诉他，没见到夫人出去，此刻她通常在祈祷室，在那里或许能找见夫人。刚在宴会上，侯爵对马蒂尔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此刻他只希望能在主允诺她的地方找到希波莉塔。之前那些警告过他的凶兆都被他的欲望盖住了。于是乎蹑手蹑脚，悄悄来到了希波莉塔所在的房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她默许离婚的事情。他早就看出来，曼弗雷德一定要先把伊莎贝拉占为己有，他才能得到马尔蒂达。

伯爵夫人的房间里一片寂静，为此侯爵一点也不吃惊。他猜想夫人肯定如别人告知他的那样，正在做祷告，就径直往前走。门半掩着，屋里光线很暗，阴阴的。他轻轻推开门，看见一个人跪在圣坛前面。走近一看，不像个女人，而是一个披着黑色长斗篷的人，正背对着他，好像正沉浸于祷告之中。侯爵正要离开，那人站了起来，沉思了一会儿，并没有理会他。侯爵希望他会走过来。也想为自己鲁莽的行为表示歉意，于是开口说道：

“尊敬的神甫，我来这里找希波莉塔夫人。”

“希波莉塔！”一个空洞的声音回答道，“你来这个城堡就是为了找希波莉塔吗？”说完后，那个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没有肉的下巴和一具空空的骷髅架子，全都裹在一件隐士的斗篷里。

“大慈大悲的天使保佑我吧！”弗雷德里克边叫，边往后退。

“你也值得他们保护。”那个鬼魂说道。弗雷德里克双膝跪地，恳求幽灵可怜可怜他。

“不记得我了吗？”幽灵说道，“雅法森林总该有印象吧！”

“您就是那位神圣的隐士？”弗雷德里克叫道，全身抖个不停。“为了

您永久安息，我能做点什么吗？”

“我主解救你出来，”幽灵说道，“就是让你追求情欲之乐吗？你难道忘记了埋在地下的宝剑和铭刻于宝剑之上主的命令了吗？”

“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弗雷德里克说道，“可是，神圣的灵魂，请告诉我，您有什么吩咐？需要我做什么？”

“忘掉玛蒂尔达。”说完后，鬼魂就消失了。

弗雷德里克惊呆了。好大一会儿都毫无知觉。最后脸朝下跪倒在圣坛前，祈求一切神灵原谅他。猛地泪如雨下，美丽的玛蒂尔达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他趴在地上，心中又是悔恨又是情欲。正在他纠缠于这些痛苦之中的时候，伯爵夫人希波莉塔手持一根细蜡烛，独自来到祈祷室。看到一个人毫无知觉地趴在地板上，还以为他死了。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这才让弗雷德里克恢复了知觉。他猛地站起来，脸上满是泪水。本想冲出房间，却被希波莉塔拦了下来。她哀婉地恳求侯爵解释为什么刚才那么反常，那个姿势趴在地上。

“啊，善良的夫人！”侯爵满含悲痛地叫出声来，又立刻戛然而止。

“看在上帝份上，侯爵，”希波莉塔说道，“告诉我怎么回事！这些忧伤的声音，还有关于我名字的恐怖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上帝还为不幸的希波莉塔准备了什么灾难？还是不说话吗！看在所有怜悯众生的天使份上，求求你,高贵的公爵，”说着，倒在他脚下，“告诉我您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知道您可怜我，害怕说出那些残酷的打击后我太伤心——可求您说吧，就当可怜可怜我！难道您知道一些我孩子的事情？”

“我不能说，”弗雷德里克边喊边挣脱她。“天哪，玛蒂尔达！”

离开夫人后，他匆忙冲向自己的房间。就在房间门口，遇到了曼弗雷德。公爵因为喝了很多酒，再加上爱情降临在自己身上，因此非常兴奋，想约弗雷德里克听听音乐，狂欢一下。弗雷德里克根本没有心思参加什么宴会，因此特别反感他的邀请，于是粗鲁地推开公爵，进入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把曼弗雷德关在门外，又在里面把门反锁了。一向傲慢的公爵对他这种反常的举动非常生气，离开的时候想着怎么让他好好见识一下他的厉害。正在他穿过院子的时候，遇到了安插在修道院监视杰罗姆和西奥多的那个仆人。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匆匆地告诉主

人，西奥多和城堡里的一位小姐正在圣·尼古拉斯教堂的阿方索墓前幽会。他跟踪西奥多到了那里，可是晚上光线太暗，没看清那个女人是谁。

曼弗雷德顿时暴跳如雷，想起自己向伊莎贝拉示爱时，她那么毫不留情地让自己走开。他深信伊莎贝拉之所以忧虑不安，肯定是急着要见西奥多。这么一想，他更是火冒三丈，再加上刚才她父亲刚才又惹恼了他。于是，赶紧秘密地地朝大教堂跑去。他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借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又有他要找的人时断时续的低语声做引导，摸索着来到阿方索墓穴处。他听清的第一句话是:

“难道，唉！这取决于我吗？曼弗雷德永远不会同意我们结婚的。”

“没错，这下你们彻底完了！”这个暴君叫道，拔出短剑，越过说话人的肩膀上方，朝她的胸膛刺去。

“啊,我死了！”玛蒂尔达尖叫了一声，倒下身去。“上帝，接受我的灵魂吧！”

“你这个畜生，没人性的家伙，瞧瞧你做了什么！”西奥多叫着冲上前去，一把夺下了他手里的短剑。

“住手，松开你不敬的手！”玛蒂尔达叫道，“他可是我父亲！”

曼弗雷德仿佛才从噩梦中醒来，一会儿捶打胸脯，一会儿撕扯头发，试图从西奥多手里夺回那柄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西奥多一下子又不知所措，只是满怀悲痛地照顾玛蒂尔达。听到他的呼救声，一些修道士跑出来帮忙。他们中有的人和伤心欲绝的西奥多一起为奄奄一息的小姐止血，有的提防曼弗雷德伤害到自己。

玛蒂尔达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充满爱意地注视着西奥多，感谢他对自己的一份深情。然而只要她不至于太虚弱，能挣扎着讲话，就恳求救护她的那些人也去安慰安慰她的父亲。这时，杰罗姆在得知这个致命的消息后，也来到了教堂。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有责备西奥多之意，可立刻转向曼弗雷德，说道：“你这满脑子都是不敬念头的贪婪暴君！现在看到报应了吧！阿方索的鲜血向上天呼唤复仇，上天既然准许鲜血玷污它的圣坛，那么你就在这位公爵的墓前自绝吧！”

“你太残酷了，”玛蒂尔达叫道，“竟敢加重一位父亲的悲痛！愿上帝保佑我的父亲，如同我一样原谅他！殿下，我慈祥的父亲，您能原谅您的孩子吗？我来这里真的不是为了见西奥多。母亲让我到墓前为您祈祷，也为她祈祷。我到这里后，才发现西奥多也在墓前祷告。亲爱的父亲，保佑您的孩子，说您原谅她吧。”

“原谅你！就我这禽兽一般的谋杀犯！”曼弗雷德叫道，“杀人犯有资格原谅别人吗？我把你当成了伊莎贝拉，可是上帝却让我血淋淋的手刺向了自己的孩子。天哪，玛蒂尔达！——我说不下去了，你能原谅我盲目的怒气吗？”

“当然，我原谅你。上帝可以作证！”玛蒂尔达说道，“希望我还有一口气——啊！我的母亲！她会怎么想？您能安慰她吗，殿下？您能不能不赶她走？她真的深爱着您！哦，我快不行了。我还能等到她为我抚平双眼吗？”

西奥多和众修士请她尽全力忍着些，想把她赶紧送到修道院去；可她苦苦哀求把送她到到城堡去。于是众人把她放到担架上，按照她的请求行事。西奥多用胳膊托住她的头，绝望地俯身看着她，竭力鼓励她要相信自己能活下去。杰罗姆在另一侧，用主的话语安慰她，把十字架举在她面前，为她获得永生作准备。十字架上洒满了她纯洁的泪水。曼弗雷德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绝望地跟在担架后面。

他们还没有到城堡，希波莉塔就已得知这可怕的灾难，跑出来看她那被刺的孩子。可一见到大家悲伤的样子，巨大的悲痛就夺去了她的知觉，昏倒在地上。伊莎贝拉和弗雷德里克照顾希波莉塔的同时，也和大家一样悲痛。唯独玛蒂尔达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并不在意：心里只有对母亲的爱。她让把担架停下来。希波莉塔一醒来，玛蒂尔达就问她父亲在哪里。曼弗雷德走到她面前，泣不成声。玛蒂尔达抓起父母亲的手，紧紧握着，然后放在自己胸口。看到女儿这么孝顺可怜，曼弗雷德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扑倒在地，诅咒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伊莎贝拉知道玛蒂尔达无法承受这种场面，就让人把曼弗雷德送回他自己的房间，同时也让人把玛蒂尔达送到最近的房间里去。希波莉塔和女儿一样奄奄一息，心里只想着玛蒂尔达。伊莎贝拉非常懂事，请她离开一下，好让医生检查玛蒂尔达的伤势。她一发觉要离开女儿，立刻叫道：

“让我离开？不行！决不！我只有她了。,我要和她一起死。”玛蒂尔

达听到母亲的声音，睁开双眼，又闭上了，什么也没说。她的脉搏越来越弱，双手也变得冰冷。很快众人都认为她活不过来了。西奥多跟几个医生到了外间，一听到他们说毫无希望救活玛蒂尔达，顿时怒不可遏。

“既然她活着，不能属于我，”他喊叫道，“至少死了，应该属于我！父啊！杰罗姆！难道你不能让我们结合吗？”他冲修士喊道。那个时候，杰罗姆正和侯爵、医生在一起。

“你这么狂躁，想干什么？”"杰罗姆说道，“现在是结婚的时候吗？”

“是的，是的，”西奥多喊叫道，“哦！再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了！”

“年轻人，你太鲁莽了，”弗雷德里克说道，“你以为这个时候我们想听你的表白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公爵所有的权力，”西奥多说道，“奥特兰托公爵有的，我都有。这位神甫，也就是我的父亲，已经告诉我我是谁了。”

“胡说，”侯爵说道，“我现在才是奥特兰托公爵。曼弗雷德犯了谋杀罪，又亵渎神灵，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利。”

“殿下，”杰罗姆以命令的口吻说道，“他说的都是事实。我本不想这么快就泄露秘密，可是天命如此。西奥多刚一时激动说出来的秘密，我都可以证实。伯爵，您也知道当年阿方索远航寻找圣地的事情——”

“现在是时候解释吗？”西奥多叫道，“神父，快给我和小姐证婚吧。这样她就是我的了。其他事我都绝对都听您的。我的生命，我亲爱的玛蒂尔达！”西奥多说着冲到里间，“你愿意做我妻子吗？你难道不想祝福——”

伊莎贝拉示意他安静一点，她知道小姐快不行了。

“什么，她死了？”西奥多喊叫道，“怎么可能？”

他的呼喊让玛蒂尔达又清醒了过来。她睁眼环顾四周，寻找她的母亲。

“啊！我的孩子！我在这儿！”希波莉塔叫道，“我不会离开你的！”

“啊！您太好了，”玛蒂尔达说道，“不要为我哭泣，母亲！我要去的

地方没有任何痛苦——伊莎贝拉，你一直都很爱我，你能像我一样爱这位善良慈祥的女人吗？我快不行了！”

“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希波莉塔说着，泪水又汹涌而下，“我能多留你一会儿吗？”

“我不行了，”玛蒂尔达说道，“我要到上帝那儿去了。父亲在哪儿？原谅他吧，亲爱的母亲——原谅他杀我这件事。那是个误会。噢，差点忘了——我亲爱的母亲，我曾发誓再也不见西奥多——或许正是我导致了这场灾难——可我不是故意的，您能原谅我吗？”

“啊，别再说这些让我心痛的话了，”希波莉塔说道，“你从来没有惹过我生气——来人啊！她昏过去了！救命！救命！”

“我还有话要说，”玛蒂尔达挣扎道，“不管伊莎贝拉——西奥多的事——相信我——啊！”她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伊莎贝拉和女仆把希波莉塔从玛蒂尔达的遗体边拉开。可是西奥多威胁说，谁敢拉他离开，他就杀死谁。他在玛蒂尔达冰冷的手上吻了无数次，绝望地说了一大堆各种爱恋她的话。

这个时候，伊莎贝拉正陪伤心的希波莉塔回房间。路过院子的时候，碰到曼弗雷德。他正被自己的心事搅得心烦意乱，急着想再见女儿一面，正往玛蒂尔达躺着的房间走去。这时，明月当空，他从这两个人痛苦的表情中得知，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什么！她死了？”他发狂地叫道。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阵巨雷，震得城堡摇晃，大地颤抖，随后又传来丁丁当当的盔甲声。弗雷德里克和杰罗姆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杰罗姆命令西奥多跟着他们，冲进院子。西奥多刚一出来，曼弗雷德身后的城堡围墙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了。接着阿方索巨大的头像出现在废墟之中。

“看，西奥多才是阿方索真正的后嗣！”那个幻影说完后，伴着一阵隆隆的雷声，缓缓升上天空。所到之处云彩分散，圣·尼古拉斯显现出来。吞噬掉阿方索的影子后，伴着一道美丽的光芒，全都从人们眼前消失了。

所有看到此景象的人都拜倒在地，接受神的意志。希波莉塔第一个打破寂静。

“殿下，”她对沮丧的曼弗雷德说，“看哪！人类这伟大的虚荣心！康拉德走了！玛蒂尔达走了！西奥多让我们看到了奥特兰托堡真正的公爵应有的样子。他如何传奇我不知道——可我们应该懂得，我们的末日早就被宣判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为数不多的可悲时光献给上帝，祈求他免除我们的灾难吗？上帝驱逐我们,——无论到哪儿，只有修道院才是休憩之地。”

“你这无辜却不幸的女人啊！是我的罪恶造成了你的不幸！”曼弗雷德说道。“我决定接受你虔诚的告诫。哎！能否——不可能的——你们一定很惊讶吧——让我最后审判一下自己！我之前经常冒犯上帝，现在只有心怀羞愧，才能让上帝满意。是我的身世招来了这些报应。唯有忏悔才能赎罪。可是，啊！怎样才能赎去篡位和谋杀孩子的罪过？而且是在神圣的地方谋杀自己的孩子。听着，各位，但愿这个血腥的故事能对后来的暴君有些警示作用！”

“大家都知道，阿方索死于圣地——你们可能要打断我，说他死得冤枉——的确是这样。那么这杯苦酒为什么偏要曼弗雷德来喝下去呢？里卡多，我的祖父，是阿方索的管家——我曾试图掩盖先辈的罪恶，可一切都是徒劳！他毒死了阿方索，然后伪造遗嘱，谎称里卡多是继承人。他的罪恶一直纠缠着他不放——可他却没有失去康拉德！失去玛蒂尔达！我现在却为他的篡位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来，他遇到了一场风暴。罪恶缠身，他向圣·尼古拉斯发誓，如果他能活着到达奥特兰托堡，就会修建一座教堂和两座修道院。圣·尼古拉斯接受了他的承诺：这位圣人在他的梦中显现，答应里卡多，他的后代可以在公国真正的主人力量足够强大之前，占有奥特兰托堡。在此之前,里卡多的子孙可以一直享有这个地方——天哪！天哪！这个不幸家族的男男女女到头来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我说完了——这几天的灾难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是阿方索的后嗣，我不清楚这一点——但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些领地归他了，我愿意交出。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阿方索还有后嗣——当然我绝不怀疑上帝的意志——贫穷和祈祷将会伴曼弗雷德度过悲痛的余生，直到他被召唤到里卡多那里。”

“剩下的我来说吧，”杰罗姆说道，“在阿方索乘船前往圣地的途中，被一场风暴吹到了西西里岛。正如殿下听说的那样，而另外一艘载着里卡多和他那班人的船与阿方索失散了。”

“没错，”曼弗雷德说道，“您称呼一个现在已经无家可归的人为殿

下，实在折杀我了——唉！就这样吧——请接着讲。”

杰罗姆脸红了，接着往下讲。“阿方索殿下因逆风不能出航，在西西里岛困了三个月。在那里，他迷上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维多利亚。他实在把持不住美貌的诱惑，两个人结了婚。可是，这桩婚恋情和他当时服役的部队所立下的神圣誓言相冲突。因此,他决定暂时保密他们的婚姻，等他从十字军退役之后，再来找她，到时再宣布她为自己的合法妻子。阿方索走的时候，维多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后来，她生下一个女儿。不久又就听到了丈夫的噩耗，还听说里卡多继承了丈夫的一切。一个孤苦无助的女人能怎么办呢？她的证词有用吗？——当然，殿下，我有一封信件为证——”

“不必了，”曼弗雷德说道，“这些天的灾难，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幻影像，比那封信的说服力要强一千倍。玛蒂尔达的死和我的无家可归——”

“请冷静，殿下，”希波莉塔说道，“神甫不是有意勾起你的悲痛。”杰罗姆接着往下讲。

“我捡重要的说一下。维多利亚的女儿长大以后，嫁于我为妻。她去世后，这个秘密一直藏在我心里。后来的事情，西奥多已经说过了。”

修士的话说完后，众人郁郁不乐地回到残存的房间。早晨，曼弗雷德签署了退位书，希波莉塔没有异议。两个人分别去了附近的两家修道院，做了修士和修女。弗雷德里克把女儿嫁给了新公爵，希波莉塔对伊莎贝拉的疼爱也促成了这件事。可是西奥多还没从失去玛蒂尔达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一时无法接受另一个女人。他多次与伊莎贝拉谈起他心爱的玛蒂尔达，后来终于明白，如果总是跟自己的伴侣谈论自己以往内心的痛苦，他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